



新刊憲臺攷正宋元通鑑全編卷之十四

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宛陵徐元太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天雄赫瀛

豫章陳 珩同校

宋理宗皇帝紀 附 金元紀

帝諱昀太祖十世孫榮王希彊之子寧宗崩無嗣

史彌遠矯詔迎而立之在位四十年壽六十二崩

帝之立也在朝君子小人互為消長治亂相半時元

成敗况中才之主其能保邦於沒身亦幸也然始終

乙酉寶慶元年 金正大二年 夏乾定 春正月詔舉賢良之士○湖州潘壬起兵立濟王竑為皇帝竑討壬平之初

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心不平之  
乃聚眾陰遣人通李全謀挾濟王渡江而立之全欲坐致  
成敗陽與之期日遣兵壬等信之遂部分其眾以待及期  
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千餘人結束如金軍狀  
揚言自山陽來夜入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壬尋得  
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壬等強之王不  
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眾許諾遂發軍資  
庫金帛會子犒軍知州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壬等偽為李  
全榜揭於門數史彌遠廢立之罪且云今領精兵二十萬  
水陸並進入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

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兵討壬壬  
變姓名走楚州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史彌遠懼甚急召  
殿司將彭任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壬至楚將渡淮而北  
為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

山陽縣屬淮安府太湖在湖州府城北烏程長興之

間也

○史彌遠殺濟王竑于湖州詔追貶為巴陵郡公彌遠忌  
竑謀殺之乃詐言竑有疾令客秦天錫召醫如湖州視之  
天錫至諭旨逼竑縊于州治以疾薨聞于朝贈少師保靜  
鎮潼軍節度使給事中盛章權直舍人院王堅繳還詔命  
從之起居郎翹了翁金部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竑之冤

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入對因曰三綱五常者扶  
持宇宙之棟榦莫安生民之柱石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犢  
矣國而無此中夏而裔夷矣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  
廢三綱而羯胡之難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臣或  
以為家法最善或以為大綱甚正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  
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州之變非濟  
邱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  
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邱舍罪邱孤故事斟酌行  
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  
王可謂至矣德秀對曰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所不至但

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仰承聖訓觀舜所以處象則陛  
下不及舜明甚大抵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  
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為法帝曰亦是一時倉卒德秀  
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益進德脩學以掩前失帝曰善德  
秀又乞收人心畧曰太平興國中秦邱事作太師王溥等  
議于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不可輕  
也康定慶曆間求西師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  
忘讎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往者雪州之獄未聞有參聽  
于槐棘之下者又如淮蜀二閩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  
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此收人心之一事

也賞罰適平則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同而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當乾淳間有位于朝以饋遺及門為恥受任于外以苞苴入都為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惟果以息天下之謗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曩者以訛言之故籍有譏呵之令焉譏呵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戮為都城之民搖手相戒宜鮮密網達下情此收人心之四事也三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官田於經術雖嘗以老言及褒傳伯也

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然前之三臣

止加異數未聞聘召至於亮直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

記錄願處伯成簡於內詞置中行於經幄擢宓僑於言地

孫靖軍今鳳陽府宿州鎮潼軍今西安華州雲州郡今湖州府秦邸舍罪謂秦王廷美事古者刑政有疑獄議於槐

棘之下三槐九棘之謂也

○元武仙殺史天倪天倪弟天澤伐仙仙走西山天澤復

入真定○二月賜鄂王岳飛謚忠穆○以師彌嗣秀王○

李全作亂焚楚州淮東制置副使許國走死以徐希穆為

制置使以撫之先是許國至鎮李全妻楊氏郊迓國辭不

見楊氏慙而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

直偏坐之犒賞十損八九全自青州致書于國國誇于衆  
曰全仰我養育我畧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故久留青州  
國不能致乃數厚餽之欲以邀全還全集將校曰我不參  
制閫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必往遂還楚州上謁國端坐  
納全拜不爲止全退怒曰庭參亦常禮全歸本朝拜人多  
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  
亦免汝拜汝有何勲業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全赤  
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  
全欲往青州恐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  
吾何愛焉更折節爲禮因會集間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故

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  
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全往青州遣劉慶福還楚爲亂  
潛約盱眙四軍共反盱眙四將不從於是慶福謀中輟計  
議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即殺我我豈文  
儒不知兵者耶夢玉懼禍及已復告劉慶福曰制使欲圖  
汝兩爲自結之計二月乙卯國晨起視事忽露刃充庭國  
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顙流血蔽面而走亂兵悉害其  
家大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爲賊有丙辰國縊死于途  
事聞史彌遠懼激他變欲事涵忍以徐晞稷嘗倅楚守海  
得全歡心乃授晞稷制使至楚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

降等止之賊衆乃悅晞稷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揚氏而手足倒置矣○三月葬永茂陵未茂陵在紹興府會稽縣東南寶山內

○夏四月皇太后以多病免聽政○五月以不熄嗣濮王

○李全襲彭義斌于恩州義斌敗之先是全使人報義斌

曰許國謀反以伏誅矣爾軍可聽我節制義斌大罵曰逆

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讐乃斬全使賫牒南向

告天誓衆見者憤激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恩州義

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聞全敗引兵往

救又為義斌所敗義斌以書遺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

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連海以蹙之斷其

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

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

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揚州趙范亦以為言史彌遠

令諭范無出位專兵各享安靖之福范復以書力論之彌

遠不聽連州今安東縣海州屬淮安府

○六月加史彌遠太師封魏國公彌遠辭太師許之○秋

七月彭義斌伐真定嚴實以元師來戰義斌死之實復盡

取京東州縣○罷工部尚書陳德剛金部員外郎洪咨夔

以論濟王之寬忤史彌遠故也○竄大理評事胡夢昱于

象州夢昱上書言濟王不當廢引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

及秦王廷美之事為證言甚切直史彌遠諷御史李知孝

劾之除名羈管而卒象州今屬柳州府○贈張九成太師崇國公

帝以前禮部侍郎張九成正色立朝有中興明道之功也

○以程頤四世孫源為籍田令古者天子親耕籍田至漢文帝初立籍田乃置令也

○以梁成大為監察御史初成大以知縣秩滿行選臨安

諂事彌遠幹者萬昕昕一日言真德秀當逐成大曰某若

入臺必能辨此遂擢為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共為

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由是名人賢

士排斥殆盡人目為三凶○罷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

秀德秀屢進讜言帝皆虛心開納史彌遠益嚴憚之於是

莫澤等劾德秀所言濟王贈典為舛論綱常簡節上語遂

罷○冬十月金完顏王家奴有罪金王命論如律王家奴

金內族也殺鮮于主簿權貴多救之者金主曰英王朕兄

也敢妄撻一人乎朕為人主敢以無罪害一人乎國家衰

弱之際生靈有幾何而族子恃勢殺一主簿吾民無主矣

其如法誅之○元主伐夏取肅甘州西涼府十一月取靈

州進次于益州川以其不入質子而遣兵助西域也國弱懼其

貴臣在為質○以薛拯參知政事葛洪簽書樞密院事○

以李知孝為右正言○貶權工部侍郎魏了翁于靖州罷

提舉王隆萬壽宮真德秀祠祿了翁不為史彌遠所容以



疾求外乃出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德秀奏劄詆誣詔了翁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煥章閣待制罷祠李知孝上書乞追削流竄德秀以正典刑梁成大亦奏了翁德秀宜削秩貶竄一等施行彌遠勸帝下其章帝曰仲尼不爲己甚遂止鐫兩秩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德秀既歸浦城脩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而往可也○元使著古如高麗未

至盜殺之

自是高麗與元不通

武仙復入真定元史天澤奔藁城

藁城

縣屬真定府

○元帶孫取金彰德

丙戌二年

金正太三年夏主昞元年

春正月贈全州教授陸

九齡舒州通判沈煥官謚九齡撫州金谿人父賀以學行爲里人所宗九齡幼穎悟端重稍長補郡學弟子員時秦檜當國程氏學廢九齡獨尊其說吏部員外郎許忻退居臨川與九齡語大悅之盡告以當代文獻自是九齡益大肆力於學繙閱百家晝夜不倦悉通陰陽星曆五行卜筮之說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舉進士調興國教授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人心震懾或請九齡主義社以備寇門

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間之長則伍兩之率也士而耻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有法郡縣倚以為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及至興國不以職閒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類興起改全州未上得疾與客對語猶以天下學校人材為念整襟正卧而卒九齡之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選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内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闔門百口男女各供其職閨門之内肅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弟九淵為師友

和而不同學者號為二陸至是贈朝奉郎直秘閣謚文達

沈煥慶元定海人從學於九齡煥閑居雖病猶不廢書卷每以善類周喪為憂周必大嘗曰某立朝時不能推揚

賢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煥人品高明不苟自恕書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

後終于舒州通判至是贈有華文閣謚端憲○舒璘奉化人煥友也刻苦磨厲改過遷善從張栻陸九齡游及聞朱熹

呂祖謙講學于婺徒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敝床疎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為美境樂於教人常曰師道尊

嚴璘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則璘不敢多讓仕終宜州通判卒至是特謚文靖○錄張九成呂祖謙

張栻陸九淵子孫授官有差九淵生而穎異年三四歲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常見

者敬之他日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宇宙往來今日宇宙忽大

省悟曰宇宙内事乃已分内事已分内事乃宇宙内事也

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及登進士第至臨安

曰爭從之游言論感激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  
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後以將作監承奉祀還鄉學  
者稱爲象山先生一日謂家人曰吾將死矣乃沐浴更衣  
端坐而逝謚曰文安初九淵與朱熹會于鷺湖論辨所學  
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  
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者熹以爲切中學  
辨不置焉淵次兄曰九韶者學問淵粹隱居山中晝之所  
行夜必書之入稱爲梭山先生九淵之門人其最著者曰  
袁燮楊簡舒璘沈煥燮慶元鄞人端粹專靜慨然以名節  
自許嘗爲國子祭酒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已思信篤  
實是爲道本聞者竦然有得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  
以得之競業以守之則與天  
地相似學者稱爲紫齋先生

史臣曰九淵之學與朱熹異熹嘗言曰近世乃有假佛  
釋之似以混孔孟之實者其法以讀書窮理爲大禁蓋  
指九淵也厥後元儒吳澄又謂熹只道問學功多九淵尊

德性功多嗟乎熹豈偏廢之學哉熹之學專主程頤所  
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言蓋孔孟正傳行之萬  
世而無弊者也九淵則以讀書窮理者爲意見而注心  
於茫昧不可執著之地以求其所謂自悟者誠如所言  
則孔子之博學於文顏子之博我以文子思言博學而  
繼以問思辨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皆可廢而惟從事  
於約禮篤行以爲學可乎哉九淵所學淪於禪而不自  
知吳澄以生同地而爲之回護亦猶九淵之於荆舒也  
其流弊至而今而猶未已吁可慨也夫

○元史天澤以藁城董俊之師入真定武仙走西山藁城

守將董俊以全軍授天澤天澤乃與笑乃夕擊仙敗之笑乃夕怒真定民反覆驅萬人將斬之以示威天澤曰是皆吾民我力不能及一旦委去不幸為賊脇制殺之何罪乃全釋之○三月元圍李全于青州全北剽山東南仰宋糧且挾宋以疑元元攻之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元築長圍夜布狗砦全糧援路絕與兄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繫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勅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則城夕陷不如兄歸於是全留青福還楚○六月以孔子後萬春襲封衍聖公○七月夏國主德旺以夏卒弟子南平

王現立元主入夏城邑多降德旺憂悸而卒○八月追降

巴陵郡公竑為縣公從李知孝之請也○衛涇卒○金以

楊雲翼為益政殿說書雲翼天性雅重博學能文明於政事直言敢諫與翰林學士趙秉文

同為時○以劉瑋為淮東制置副使兼知楚州朝廷聞李

全為元所圍稍欲圖之以瑋代徐晞稷○丁月作寶章閣

藏寧宗御製也○改湖州為安吉州以濟王也○十一月盱眙

忠義夏全作亂逐制置副使劉瑋帥眾降金○元主取夏

中興府○元取金濮州東平府○圖功臣像于昭勳崇德

閣

史臣曰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

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  
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陳康伯史浩葛邲後益以趙  
汝愚凡二十四人

丁亥三年

金正大四年○夏主覲二年  
元太祖三十三年

春正月贈朱熹太師

追封信國公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發  
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治講學緬懷典刑可特贈熹  
太師追封信國公踰月熹子工部待郎在入對言入主學  
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  
與之同時也

許浩曰理宗贈朱熹太師封信國公且曰朕恨不與同  
時可謂知乎熹矣使其同時果能用之否乎曰不能也  
何以知之蓋熹守道嫉邪直言敢諫使其立理宗朝則  
史彌遠諸人必不使之理宗無人乎熹之側固不能安  
乎熹而熹又無人乎理宗之側亦豈能以安其身哉且  
當是時若魏了翁若真德秀雖未可以擬熹然亦熹儔  
匹也獨不可以用乎理宗非惟不能用之而復竄之於  
遠使熹而與同時則了翁德秀之竄亦或且不免矣况  
望其用乎或曰理宗謂朱在曰先卿中庸序言入主學  
問之要甚詳朕讀之不忍釋手其知之也深矣焉有知  
之如此而不能用乎曰是奚足哉司馬光撰上資治通

鑑神宗觀之曰前代未有此書賢於荀悅漢紀遠矣胡安國上春秋傳高宗曰安國之解春秋朕置之左右若使當時二人以沒則不與同時之恨必歎息於神宗於高宗矣夫惟生於其時而群然於衆人之中故雖愛之而二公之淹滯固自若矣然則熹雖在也安知其不爲理宗之光之安國乎雖然鸞書顯贈吾道增光是則理宗賜也吾熹之徒其寧敢忘但其與之同時則不必其能用吾故備而論之

○以姚翀爲淮東制置副使兼知楚州朝廷以翀嘗與李全交驩故命之朝辭帝謂曰南北皆吾赤子何分彼此

其爲朕撫定之○三月元取金德順府節度使完顏愛申死之○夏五月李全以青州降于元元以全爲山東行省全被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全欲降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使其黨救已乃降之○元取金臨洮府總管陁滿胡士門死之○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楚州忠義李福作亂遂制置副使姚翀詔即以忠義統制楊紹雲兼淮東制置副使改楚州爲淮安軍○金以完顏合周爲議和使如元○元主滅夏以夏主覲歸元主盡克夏城邑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閏五月元主避暑于六盤山夏主覲力屈乃

降遽執以歸時諸將爭掠子女財幣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楚材用之可活萬人

六盤山在平原府開城縣西

○元使唐慶如金

四明陳氏曰拓跋自岩項入居銀夏兄弟子孫相襲至繼遷立國元昊始大乃北渡河城興州而居之盡有夏綏銀宥靈鹽武城掖酒泉墩煌等郡之地南界橫山東距西河廣袤萬里乃分境內為三十二州河南之州九曰靈洪宥銀夏石鹽南威會河西之州九曰興定懷永涼其肅沙熙泰瓜河外州四曰西寧樂廓積石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土堅腴水清冽風氣廣漠民俗疆梗

故能立國久長視宋遼金三國之強弱為向背焉

秋七月元自鳳翔侵京兆○張林等誅李福于楚州○八月盱眙忠義張惠等執知軍事彭牝以城降金金使完顏訛可成之○元以李全為山東淮南行省全自青州復入淮安殺張林全得時青報慟哭力請于元以求南還元不許全因斷一指以示之誓還南必叛元乃授全行省得專制山東遂與元張宣差及通使數人還楚州服元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年號楊紹雲聞其至遂留揚州不還國安用殺張林邢德以自贖全殺郭統制及時青而併其衆朝廷置不問○李全敗金完顏訛可于龜山○冬十月以宜

州觀察使貴謙為沂靖惠王柄後○金封李全為淮南王

不受○十二月元人入關外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沔

州逃歸元人遂入三關時金人盡棄河北山東關陝唯併

力守河南保潼關自洛陽三門折津東至邳州之源雀鎮

東西二千餘里立四行省帥精兵二十萬以守禦之議者

乞命謹邊備以防南侵帝命樞臣采其計三關平靖關在汝寧府信陽州

東南武陽關在德安府應山縣東北廣視關在汝寧府羅山縣西南

○元主殂于六盤四太子拖雷監國元主臨殂謂左右曰

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宜假道于

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我下兵唐鄧直擣于汴汴急必徵

兵潼關然以數萬之師千里赴援人馬疲敝雖至弗能戰

破之必矣言訖而殂至元二年追謚曰聖武皇帝廟號太祖

史臣曰元太祖深沉有大畧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

遂平西夏定西域其奇勲偉績甚衆史之紀載不備惜

哉

元張柔自滿城徙治保州張柔以滿城地隘不能容衆乃移鎮保州當南北之衝亂後

荒空者十餘年柔剗荆榛立市井通商販招流亡不數年官府第舍煥然一新乃大興學校招徠儒士遂為燕南一

大都會後○元史天澤襲武仙于西山仙敗走汲○元人

入西和知州陳寅死之時元兵薄城寅竭智固守力不能

支遂陷寅謂妻杜氏令避兵鋒杜氏厲聲曰安有生同君



祿死不共王事者即飲藥自殺寅亦伏劍而死子姓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

戊子紹定元年

金正大五年

春正月詔諸州貢舉以得士爲先

○以桂如淵爲四川制置使翟朝宗知揚州權淮東制置司事○金使完顏麻斤出如元弔喪○三月元人入金大昌原完顏陳和尚大敗之元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合達以忠孝軍提控陳和尚爲前鋒陳和尚擐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元人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蓋自有元人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由是陳和尚之名震國中○六月壬寅朔日有食之○八月李全如青州元嚴實敗之全復

遷楚州○十二月以薛極知樞密院事袁詔同知院事鄭

清之簽書樞密院事葛洪參知政事○金以完顏訥申爲

元國信使○元伐西域

己丑二年

金正大六年元太宗元年

春二月金以丞相完顏賽不行

尚書省事于關中○二月金以完顏陳和尚爲謀克忠孝

軍皆回紇乃蠻羗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鷙很難制

唯陳和尚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縣秋毫

無犯屠街曲間不聞喧雜每戰則先登陷陣疾若風雨諸

軍倚以爲重

謀克猶中華百夫長也

元太宗名窩闊台太祖第三子也太祖崩越二年乃即位

因獵于揭察哈之澤遂崩于行殿在位十三年壽五十有六

帝有寬弘之量信任賢臣耶律楚材量時度力舉無過事華夏殷富庶民樂業時稱治平約宋共滅金國勢愈昌焉

秋八月元主窩闊台即位于庫鐵烏阿刺里先是耶律楚材以遺詔請立三太子乃召諸王畢會擇以八月二十四日即位時四太子拖雷監國諸王意猶豫未決二十二日楚材言於監國此社稷之大計若不早定恐生他變監國遂與諸王奉三太子即位時庶事草創禮儀簡率楚材始定冊立儀禮俾皇族諸王尊長皆就班列以拜尊長之有

拜禮自此始諸國之來朝者多以冒禁當誅楚材言於元主曰陛下新即位願無汚白道子元主從之蓋國俗尚白以白為吉故也又中原新定未有號令長吏皆得自專生殺少有忤意者刀鋸隨之至有全家被禍者楚材以為言命禁絕庫鐵烏阿里在河灘林東

史臣曰元太祖去年七月死至是年八月太宗始立無君者幾一年

○冬十月元圍慶陽十二月金移刺蒲阿救之○元始置倉廩立驛傳命○元始定筭賦中原以戶西域以丁蒙古以牛馬羊○元以史天澤劉黑馬蕭札刺為萬戶分守中

原時元主欲選三大帥分統漢地兵一日會朝親以杖麾  
三人居右以爲萬戶其居左者悉爲千戶於是真定河間  
大名東平濟南五路皆隸于天澤

庚寅三年

金正太七年  
元太宗二年

春正月詔勸農桑令有司興水

利○金移刺蒲阿及元多胡魯虎戰于太原敗之慶陽圍  
解○二月以趙范知鎮江府趙葵知滁州並節制本州軍  
馬○元立十路課稅所初元太祖征西域倉庫無斗粟尺  
帛之儲於是群臣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  
便草木暢茂以爲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  
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爲耳何名無用哉因奏地稅商稅

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緡八萬匹粟  
四卜萬石太祖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爲之至  
是楚材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皆以儒者爲之燕  
京路陳時可宣平路劉中皆在選中楚材因間進說周孔  
之教止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元主深然之  
由是文臣漸進用矣楚材又奏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  
萬戶府專總軍政課稅使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者爲  
令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石抹咸得不激怒皇叔幹真  
使奏楚材專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構百  
端必欲寘楚材於死地事連諸大臣鎮海粘合重山懼讓

楚材曰何為強更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廷以來每  
 事皆我自為諸公何預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元主察幹  
 真之誣逐其使者已而咸得不為人所許元主命楚材鞠  
 治楚材奏曰咸得不倨傲無禮狎近群小易以招謗今方  
 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為晚也遂止○汀邵寇晏頭陀等  
 犯建寧府軍監劉純陳華討平之時晏頭陀嘯聚汀邵境  
 上殘破寧化清流將樂諸邑陷南劍犯建寧純等擊破潭  
 飛礮諭降連城七十二砦賊潰頭陀降誅之汀州府邵武  
 府屬福建寧

化清流連城二縣屬汀州將樂屬  
 延平府潭飛礮在寧化縣南鄉

○夏五月寇犯邵武軍劉純等擊敗死之邵寇悉平邵人

立廟以祠之純之十一世祖劉朝京兆人後唐清泰中官  
 建州因家焉兄弟三人長曰翔次曰翔仕至

金吾衛上將軍末曰幽仕至將作監簿翔居官廉明為政  
 慈惠或收寇或決獄或賑貧或拯難活人無數事義心仁  
 公所至人皆曰活我劉公至也其後孫領收峒寇有功謚  
 忠簡孫純收邵寇賜廟封忠烈從孫翰謚忠顯翰子子羽  
 謚忠定子羽子珙謚忠肅世號五忠劉氏

○六月以李全為彰化保康軍節度使京東鎮撫使全不  
 受乃罷知揚州程朝宗全自還楚即厚募人為兵不恨南  
 北宋軍多亡應之天長民保聚為十六砦全知東南募舟  
 楫謀習水戰米商至則留其施工以一教十又募南匠大  
 治舳舨船自淮口及海相望時時試舟于射陽湖及海洋  
 復以糧少為辭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糴實習

海道以覘臨安然以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于元者不可  
缺故外恭順于宋以就錢糧因以資易貨物以輸元又遣  
軍士穆椿入臨安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器庫欲以銷宋兵  
備於是先朝兵甲盡喪全欲據鹽場及麥舟過鹽城知楊  
州翟朝宗嗾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為名水陸數萬徑擣  
鹽城戍將陳益樓強知縣陳遇皆遁全入城據之朝宗倉  
皇遣人懇全退師全不許以狀白于朝曰遣兵捕盜遇鹽  
城縣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未免入城安眾朝廷乃授  
全節鉞令釋兵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制  
命遂罷朝宗命通判趙璣夫攝州事趙范趙葵深以全必

少為慮累疏力言之史彌遠不納

彰化軍今平涼府涇州  
保康軍今襄陽府房縣

天長縣今屬鳳陽府射陽湖今在淮安  
府山陽縣東南鹽城縣今屬淮安府

○八月元史天澤襲武仙于汲仙敗走

汲縣今屬  
衛輝府

○金移刺蒲阿敗元赤老溫于潞州○冬十月以趙善湘

為江淮制置使知建康府趙范知揚州使圖李全○元主

次于陝西先是元小使幹骨樂至陝西講和金行省移刺

蒲阿紇右烈牙吾答等懼其泄事機留之不遣及蒲阿既

解慶陽之圍志意驕滿乃遣幹骨樂還謂之曰我已準備

軍馬能戰則來語甚不遜幹骨樂見元主于應州白之元

主大怒即與太弟拖雷親帥大眾入陝西京兆同華之間

破南山砦柵六十餘所遂趨鳳翔應州屬大同府京兆府今西安府同華二州今

屬馬

○金以平章政事完顏合達參知政事移刺蒲阿行省事

于閔鄉以備潼關閔鄉縣屬河南府閔音文

○以袁韶為浙西制置使○十二月李全反寇揚州趙范

趙葵會師敗之○以鄭清之參知政事喬行簡同簽書樞

密院事○詔右丞相史彌遠十日一赴都堂治事○改贈

未熹徽國公○立貴妃謝氏為皇后后天台人丞相深甫

之孫也帝議擇中宮楊太后以深甫有援已功命選謝氏

女遂與賈涉女同入宮賈女有殊色帝欲立之太后曰謝

女端重有福左右亦相竊語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

耶帝不能奪賈妃專寵後官后處之裕如不以介懷太后

益賢之帝禮遇日加矣

辛卯四年金正人八年元太宗三年○春正月戊子朔帝行慶壽禮于

慈明殿大赦太后壽七十○趙范趙葵大敗李全于揚州城下

全走死新塘辛卯全俊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揚州東門

掩擊全走上城官軍躡之蹂溺甚眾乙未諸將分門出擊

全戰少却范陳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

爾乃伏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李虎

力戰城上矢石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

力戰城上矢石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

力戰城上矢石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

揮步騎夾浮橋吊橋並出爲三迭陣以待之自己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帥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始全反謀已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不順而邊陲喜事者欲挾全爲重遂贊成之故全決計反及趙善湘趙范趙葵用事聲罪致討全資糧遂絕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大悔忽忽不樂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怪之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東向利不如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以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壬寅全置酒高會于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全捨雙拂爲號以告范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

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具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鬪而前亦不知其爲全也范麾兵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軍寧淮軍蹙之全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過之皆陷淖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追及奮長槍二十餘亂刺之全呼曰無殺我我乃頭目辟卒碎其尸而分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皆其將校也全死餘黨欲潰國用安不從欲還淮安奉全妻楊氏范葵追

擊大破之乃散去范還揚州蔡使人痊新塘骸骨得左掌

無一指蓋全及解也新塘在滁州豐城鄉平山堂在淮安府城西

○元圍金鳳翔府金行省合達蒲阿逗遛不進金主累遣

樞密判官白華往諭以鳳翔圍久恐守者不能支可領軍

出關畧與渭北軍交手計比軍聞之必當奔赴少紓鳳翔

之急合達蒲阿乃始出關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戰比

晚收軍入關不復顧鳳翔矣華陰縣今屬西安府

○二月以孟珙為京西路分棗陽軍駐劄初珙父宗政知

棗陽招唐鄧蔡州壯士二萬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統之眾

不服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為三眾乃帖然孟珙父初平

于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八壘河經漸水測水跨九

車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

民分屯邊儲豐物珙又命忠順軍

家自蓄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

○夏四月以喬行簡簽

書樞密院事○加趙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趙范淮東安撫

副使趙葵淮東提點刑獄賞誅李全之功也善湘季子汝

楨史彌遠塔也奏請無阻而善湘以范葵進取有方慰籍

甚至故能成功○金完顏陳和尚敗兀速不臺于倒回谷

○元取金鳳翔完顏合達移刺蒲阿遷京兆民于河南使

完顏慶山奴戍之五月趙范討李全餘黨于淮安大敗之

全妻楊妙真奔金淮安平時范葵復帥騎步十萬攻鹽城

屢敗賊眾遂薄淮安城殺賊萬計遂破五城斬首數千燒



若柵萬餘家淮北賊歸赴援舟師又勦擊焚其水柵夷五  
城賊始懼王旻趙必勝全子才等與賊戰又大破之楊氏  
謂鄭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捨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  
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爾遂絕淮而去餘黨降楊氏歸山  
而死○金使完顏合達移刺蒲阿戎傲河口八里莊民叛  
逐守將而納之金以八里莊為鎮淮府○元主使太弟恧  
雷侵金陝西速不罕來假道淮東以趨河南○秋七月葛  
洪罷○沔州統制張宣誘殺元行人速不罕于青野原元  
太弟恧雷聞速不罕死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  
曲直有歸矣○八月元太弟恧雷入武休及興元府遂侵

仙人關太弟分騎兵三萬入大散關攻破鳳州徑趨華陽

屠洋州攻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軍民散走死于沙窩者數

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沔州取太安軍路開魚鱉

山撤屋為筏渡嘉陵江入關西堡並江趨葭萌畧地至西水

縣破城砦百四十而還東雷于屯于興元洋州之間以趨饒

風關仙人關在漢中府鳳縣華陽縣漢中府洋縣嘉陵江

在漢中府畧陽縣西北葭萌縣今保寧府廣元縣西水

○元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元主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

銀幣及倉廩物斛文簿具陳于前悉符楚材原奏之數元

主笑曰卿不離朕左右何使錢幣流入如此不審南國復

有比者否楚材對曰賢於臣者甚多以臣不才故留於燕  
元主即日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  
凡有奏稟先白中書楚材請令土居蒙古回回河西及山  
後河南民一體應輸賦役從之○九月太廟火丙戌臨安  
城火延及太廟三省六部御史臺秘書省玉牒所惟丞相  
史彌遠府獨存蓋殿帥馮榘率衛卒力救之也帝素服減  
膳徹樂宰執降官封一等大常少卿度正國史院編脩官  
李心傳上疏言宗廟之制未合于古茲緣災異宜舉行之  
詔兩省臺諫集議之遂求直言籍田令徐清叟上疏乞為  
濟王置後以和異氣帝不省○元主侵金河中府完顏慶

山奴棄京兆而還○冬十月元人破四蜀口諸郡四川制置  
使桂如淵逃歸○以李臺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趙彥  
呐為副使知興元府○金右丞相完顏賽不致仕賽不謂  
都事商衡曰古來宰相必用文人以其知為相之道賽不  
何所知便居此位吾恐他日史官書之某時以某為相而  
國亡遂上章致仕○元撒里塔伐高麗以其殺者古也○  
十一月元太弟拖雷入饒風關十二月金完顏合達移刺  
蒲阿帥師出屯順陽時元拖雷攻饒風守將遁元兵入之  
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金主召宰執臺諫入議曰事已至此  
柰何皆曰比軍冒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

勞苦已極為吾計者以兵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  
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  
萬斛彼深入之師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  
歸矣金王太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  
竭肝腦以養軍士今軍士無慮二十餘萬敵至不能迎戰  
徒以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為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熟  
矣存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諸將屯襄鄧順陽  
省入南陽府內鄉縣睢鄭歸德○金完顏合達使劉天山  
三州昌武軍今許州屬開封府至襄陽乞師及粟制置使陳駭不許天山乃還○元主取  
金河中府權簽樞密院事草火訛可死之時河中圍

火訛可元帥板子訛可懼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以守元

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

戰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竭城陷草火訛可猶親搏戰

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訛可以敗卒三千奪船走閩鄉

金主怒其不能死節杖殺之兩訛可皆內族一人每得賊

牙詳為板子故時人因以別之○元太弟拖雷渡漢分師趨金汴京完顏

合達移刺蒲阿帥師還鄧州元人追之獲其輜重○新作

太廟

壬辰五年金開興元年四月改天春正月以史嵩之為京

湖安撫制置使知襄陽府○元主自河清白坡渡河遂次

于鄭州使速不臺圍金汴京金主聞元兵趨汴召群臣議尚書令史楊居仁請乘其遠至擊之平章白撒不從而遣麻斤出等部民丁萬人開短堤決河水以自固京城命夾谷撒合將步騎二萬巡河渡起近京諸色軍家屬五十萬以入京城戊子元主用西夏人恤可計自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遣人馳報太弟以師來會夾谷撒合行至封立而還元兵奄至麻斤出等皆死丁壯得免者三百人而已甲午元主遣速不臺攻汴城金主召群臣議所守朝臣有言木虎高琪所築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若元兵得外城則糧盡援絕走一人不出於是決計守外城命脩

橫槽器具備守禦

河清縣白坡河屬河南府封立縣屬開封府

○金完顏合達移刺蒲阿帥師自鄧州還及元太弟拖雷戰于三峯金師大潰蒲阿棄師而逃合達走入鈞州元獲之皆死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死之時元兵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所過州縣無不降破遂自唐州以趨汴京金二行省自鄧州赴援步騎十五萬元人以三千尾之合達等謀曰敵兵止三千而我不戰是弱也乃伏騎五千於鄧州道元兵前後被擁遂南避金師至鈞州涉河元兵不戰而退金師方營元兵復來襲金師不得休息食飲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一近侍

入軍中傳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合達等遂發元兵自北  
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衍奪路得之陳和  
尚擁元人山上之師元兵少卻金師遂進次于三峯山金  
將張惠按得木立山上望元兵二三十萬陣于三峯之東  
原二十餘里二將謀曰此地不戰欲何為耶乃率萬騎乘  
上而下以擁元師元師卻須臾白霧蔽空人不相覩又雪  
田泥淖深没人脛軍士被甲冑僵立雪中槍槊結凍如椽  
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元軍與河北軍合四面圍之熾薪  
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軍  
夾擊之金師遂潰聲如崩山忽天氣開霽日色皎然金師

無一人逃者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遂走密縣楊沃衍  
樊澤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死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  
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乃與陳和尚等以數百騎走入  
鈞州元主在鄭州聞太弟與金相持遣口溫不化赤老溫  
等赴之至則金師已潰於是乃合攻鈞州塹其城外合達  
欲走門不得出匿窟室中城破元兵發而殺之陳和尚趨  
避隱處殺掠稍定方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元  
兵士以數騎夾之詣太弟帳前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  
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  
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元兵

欲其降斫足脛折之割口吻至耳噴血而呼至死不屈元  
將有義之者以馬湏酹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  
得之蒲阿走元兵追躡擒之擁至官山太弟召見欲降之  
往復譬喻萬端終不從惟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  
死耳遂殺之合達蒲阿既敗金之健將銳卒俱盡不復可  
爲矣元人因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合達  
爲我殺黃河爲我有不降何待三峯山名山在開封府鈞  
州城西南禹山在城北密

縣屬開封府  
馬湏乳汁也

○禁監司守臣毋輒籍沒民家

史臣曰按宋史刑法志理宗朝天下之獄不勝其酷每

歲冬夏詔提刑行郡決囚提刑憚行悉委倅貳倅貳不  
行復委幕屬所委之人肆行威福以要饋遺監司郡守  
擅作威福意所欲黥則入其當黥之由意所欲殺則證  
其當死之罪呼喝吏卒嚴限日時監勒招承催促結款  
而又擅制獄具非法殘民有夾幫腦箍超棍等名富實  
之家稍有冒呈動籍其貲不問輕重並從科罰州縣往  
往專殺拘鎖淹滯囚繫死而後已又以已私摧折手足  
受豪強賂羅織平民囚殺之至度宗時雖累詔切責而  
禁止之終莫能勝而國亡矣說者謂宋以仁厚立國而  
理宗得謚以理以其能尚理學也今觀刑法志所云云

者則其一時司刑之吏刑人之具殆與漢武帝唐則天  
時無以異也嗚呼宋至理度時土地日蹙窮民殘喘待  
日而斃多方以姬乳之猶恐不足以存而一時監司守  
令乃為淫刑苛法以籍民財殘民命理宗在位方且務  
虛名而蔑實政當是之時為監司守令者皆趣時好名  
之士駕虛翼偽者也卒至傷天地之和促國家之脉召  
裔夷之禍嗚呼豈無自而然哉

○金許州軍校殺節度使古里甲石倫以城降于元○二  
月金闕鄉行省徒單兀典潼關總帥納合合閏秦藍總帥  
完顏重喜棄潼關帥師東還至鐵嶺元人追及皆死之金

師大潰鐵嶺在河南府○帝謁太廟時初成也○元取金睢州遂圍歸

德府不克元圍歸德金行省石蓋女魯歡命經歷○金復

以完顏賽不為左丞相元攻汴日急財匱援絕金主大懼

平章白撒以為勢必講和議定則首相當往為質乃力

請金主起復賽不為相且括汴京民軍二十萬分隸諸帥

○三月元圍金洛陽中京留守完顏撒合輦赴水死之遂

使強伸代守元師退元人立砲攻洛陽城中唯三峯潰卒

守撒合輦疽發于背不能軍丙戌夜城東北角破遂投濠

水而死已而元兵退元帥任守貞復立府事既而守貞援

汴河南人推強伸為府簽事領所有軍三千五百人傷殘  
老弱者半之甫二日元兵圍其三面伸括衣帛為幟立之  
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戰士數百往來救應兵器已盡  
以錢為鏃得元兵一箭截而為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過砲

資治通鑑卷之十四

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  
四應所至必捷元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

元主及太弟岷雷自鄭州北還次于官山命速不臺總師  
經畧中原○金命尚書左丞李蹊奉曹王訛可為質于元  
以請平○夏四月元速不臺退師河洛金大赦改元天興  
元主之將北還避暑也遣使至汴諭金主降使者至立出  
國書以授譯史譯史以授宰相宰相跪進金主起立授之  
以付有司其書索翰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  
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移刺蒲阿妻子并繡女鷹人等又  
數十人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訛可為曹王命李蹊送于  
元未行速不臺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三月癸

卯元立攻具沿濠列木柵以薪草填濠頃刻平十餘步  
章白撒以議和之故不敢與戰但於城上坐視而已城中  
喧闐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駕  
忽出都人驚愕失措跪於道傍亦有望而拜者金主自麾  
之曰勿拜恐泥污汝衣倉皇中市肆米豆狼籍於地上敕  
衛士令各歸其家老幼遮擁至有誤觸金主衣者少頃宰  
相從官皆至進笠不受曰軍中暴露我何用此為所過慰  
勞軍士皆踊躍稱萬歲臣等戰死無所恨至有感泣者西  
南軍士五六十輩進曰北兵芻上填壕功已過半平章傳  
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豈有此計耶金主曰朕以生靈之



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止有一子養未成長今往作質子  
矣汝等畧忍待曹王出達鞞不退汝等死戰未晚復有拜  
泣者曰事急矣聖主毋望和事乃傳旨城上放箭一水門  
千戶劉壽控金主馬言曰聖主無信賊臣賊臣盡北兵退  
矣衛士欲擊之金主止之曰醉矣勿問是日曹王行元兵  
悉力進攻甲辰金主復出撫東門將士太學生楊奐等曰  
臣等皆太學生今執砲夫之役恐非國家百年以禮待士  
之意金主敕記姓名即免其役過南薰門值被創者金主  
親為傅藥手酌卮酒以賜且出內府金帛以待有功者是  
日元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壕塹城上箭鏃四

下如雨頃刻壕平龍德宮造砲石取宋艮獄太湖靈壁假  
山為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有不如度者杖  
其工人元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磴或碌礪為二三皆用之  
攢竹砲有至十三稍者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枚  
更迭上下晝夜不息不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  
皆故宮及芳華玉溪所折大木為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  
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網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  
以牛皮為障遂謂不可近元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燒不  
可撲救元兵壕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壕深  
丈許闊亦如之內三四十步置一鋪鋪置百許人守之時

諸將請乘夜斫營比出已爲元兵所覺後又募死士千人  
穴城由壕徑渡燒其砲坐城上懸紅紙燈爲應約燈起渡  
壕又爲元人所覺特有火砲名震天雷用鐵罐盛藥以火  
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藝園半畝已上火  
點著鐵甲皆透元又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龕間可  
容人則城上不可柰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  
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亦不敢近元人惟畏此物元人  
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速不臺知不可取乃  
爲好語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耶金人因就應之四月丁  
巳金主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元兵且

以金帛珍異賂之速不臺乃許退帥參政赤蓋合善以已  
守城有功欲率百官入賀參政內怯思烈曰城下之盟春  
秋以爲耻况以罷攻爲可賀耶合善苦怒曰社稷不忘帝后  
免難汝等不以爲喜耶乃命趙秉文爲表秉文曰春秋新  
宮災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事乃已  
○金命平章政事完顏白撒致仕白撒惟怯無能性復貪  
鄙軍士怨憤其不戰曰撒不自安謂尚書令史元好問曰  
我妨賢路久矣得退爲幸爲我僕乞致仕表傾之金主已  
遣使持詔至其第軍士猶欲殺之白撒懼一夕數遷金主  
以親軍貳日陰爲之衛軍士無以泄其憤遂相率毀其別

野而後已傳四夷之言者曰譯史蓋夷夏之言各殊必待其傳言以相告也凡物之縱橫敗亂者謂之狼籍龍德宮在開封府城南  
瑄音位磨也別墅田廬也

○五月金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樞凡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六月金徐州軍亂元山東行省國安用入據之先是李全之敗國安用從全妻楊姓真走山東遂降于元元以為都元帥行省山東○金李蹊還自元○秋七月以陳貴誼同簽書樞密院事○金飛虎卒申福等殺元行人唐慶等三十餘人于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元國安用降金金封為充王行京東尚書省事賜姓名完顏用安○金鄧州行省完顏思烈恒山公武仙鞏昌總

帥完顏忽斜虎會師自汝州救汴金主命樞密使赤蓋入

喜帥師應之次于中牟八月思烈等遇元人于京水遂潰

合喜棄師走還○高麗盡殺元所著達魯花赤帥衆入于

海島元遣撒里塔伐之卒于師○金括粟民間○冬十月

金納合買住以盱眙來歸詔改為招信軍○元太弟拖雷

卒于師後謚曰睿宗皇帝娶克烈王可汗之弟阿錡部女曰唆魯忽帖尼生六子長諱蒙哥是為憲宗次日

木兒哥三日忽覲都四日忽必烈是為世祖五日旭烈六日里不哥○金以汪世顯為鞏昌

便宜總帥○十一月金完顏用安襲王德全于徐州不克

○金河解元帥趙偉襲殺陝州行省阿不罕奴十刺以城

降于元○十二月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楊氏崩外朝以日易月

宮中行元使王檄來京湖議同伐金詔史嵩之遣使許之  
三年喪元使王檄來京湖議同伐金詔史嵩之遣使許之  
時元再遣使來議夾攻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以聞朝臣皆  
以爲可遂復讎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  
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許之嵩之乃遣鄒伸  
之報謝復書畧曰本朝與貴國素無讎隙寧宗遣使臣荀  
夢玉通和自後山東爲李全所據河南又被殘金所隔貴  
國今上順天心下順人心遣王宣撫來通好不勝願幸謹  
遣伸之報謝且議夾攻汴京元許俟成功以河南地歸宋  
○金主棄汴如河北次于黃陵岡元速不湛復圍汴時汴  
京糧盡援絕勢益危急召諸臣入議或言歸德四面皆水

可以自保者或言宜沿西山入鄧者或言設欲入鄧元速  
不臺今在汝州不如陳蔡路轉往鄧下金主未決乃起院  
判白華爲右司郎中問之華言歸德城雖堅久而食盡坐  
以待斃決不可往欲往鄧下既汝州有速不臺斷不可往  
以今日事勢計之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有楚則無漢有  
漢則無楚汝州戰不如半途戰半途戰不如出城戰蓋我  
軍食力猶在也若出京益遠軍食益減馬食野草事益難  
矣若我軍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以激三軍之氣  
內則可以慰都人之心或止爲避遷之計人心顧戀家業  
未必毅然從行可詳審之金主不從而集軍士於大慶殿

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奏曰聖主不可親  
出止可命將三軍欣然願爲國家效死金主以右丞相賽  
不平章白撒右副元帥訛出左丞李蹊元帥左監軍徒單  
百家等帥諸軍扈從衛參政奴申樞副兼知開封習捏阿  
不裏城四面都總領珠顆外城東面元帥把撒合南面元  
帥木甲咬住西面元帥崔立北面元帥孛木魯買奴等留  
守丁亥金主御端門發府庫及兩府器皿宮人衣物賜將  
士民間闕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留汴京目今食盡坐  
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  
日金主使賽不宣言曰前日巡狩之議爲白華改今往汝

州索戰矣庚子金主伐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別大慟而  
出辛丑金主出城父老百官奉辭于開陽門詔諭留守兵  
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也毋以不預進發之數便  
謂無功若保守無虞將來功賞豈在戰士下聞者皆灑泣  
乙巳次黃陵岡白撒擊元降其兩寨得河朔降將金主赦  
之授以印符群臣因請以河朔諸將前導鼓行入開州取  
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破竹之勢成矣溫敦昌孫曰  
太后中宮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  
爲若往歸德更五六月不能還京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爲  
便白撒曰聖體不便鞍馬今可駐歸德臣等率降將往東

平侯諸軍到一鼓而下因而經畧河朔且空河南之軍官  
奴曰衛州有糧可取也白撒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  
欲何爲耶金主惑之遂一意向河朔元速不臺聞金主棄  
汴復進圍之○以黃伯固爲四川制置使

癸巳六年

金天興二年  
元太宗五年

○春正月詔抑貪競○金主濟河

次于蒲城使完顏白撒伐衛州還及元人戰于白公廟金  
師敗績金主走歸德府諸軍大潰白撒伏誅先是金主遣  
使徵糧于歸德總帥石盞女魯歡送糧千五百石丙午朔  
糧至蒲城東二十里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三百即日金主  
乘以濟河會大風後軍不克濟元回古乃追擊于南岸金

元帥賀都喜力戰而死金兵溺者近千入金主北岸望之  
震懼遂次于漚麻岡遣白撒帥師攻衛州至城下以御旗  
招之城中不應元人聞之自河南渡白撒遂退師元史天  
澤以騎兵踵其後丁巳戰于白公廟金師敗績白撒棄兵  
遁元帥劉益上黨公張開皆爲民家所殺戊午金主進次  
魏樓村猶欲俟元兵至決戰少頃白撒至倉卒言于金主  
曰金軍已潰北兵近在隄外請聖主幸歸德巳未夜金主  
遂與副元帥合里合等六七人登舟潛渡河走歸德侍衛  
皆不知巡警如故翌日諸軍聞金主棄師遂大潰辛酉金  
主入歸德遣奉御木甲塔失不往汴迎太后及后妃諸軍

怨憤金主乃暴白撒罪殺之。○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作亂殺其參知政事完顏奴申及知開封府完顏習捏阿不以衛紹王子從恪為梁王監國而幽之崔立自為都元帥鄭王以城降于元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民始大懼時速不臺攻城日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一兩殍死相望搢紳士女多行乞於市諸皮器物皆煑充饑及木甲塔失不至汴迎兩宮人情益不安元帥崔立性淫狡因民之恟恟遂謀作亂以汴京降而完顏奴申習捏阿不知也時兩宮已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戊辰崔立與其黨遂殺習捏阿不及奴申

左司郎中納合德輝等十餘人即諭百姓曰吾為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為汝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崔立遂勒兵入宮集百官議所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往召衛紹王從恪為梁王監國即自為太師軍馬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弟倚為平章政事侃為殿前都點檢其黨皆拜官元好問亦為左右司員外郎是日右副點檢溫敦阿里左右司員外郎聶天驥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諫議大夫左右司郎中烏古孫奴申左副點檢完顏阿散奉御忙哥講議蒲察琦並死之遂送款詣速不臺軍癸酉速不臺至青城崔立服御衣儀衛往之見速不臺喜飲之酒還城悉燒樓

槽速不臺益喜始信其實降也崔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  
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以為不  
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致數人死者未幾遷梁  
王及宗族近屬于宮中以腹心守之以荆王府為私第取  
內府珍玩充實之群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  
命翰林直學士王若虛為文若虛私謂元好問曰今召我  
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然我姑  
以理論之乃謂奕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為言奕曰丞  
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虛曰學士代王言  
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  
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頌功德而可取信後世者  
乎奕雖殘虐聞之不能對而去事遂得已

史臣曰是時汴京內外不通米升銀一兩人有自食其  
妻女者劉祁曰金自南渡後為宰執者往往無遠謀臨  
事相習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為養相體每四方災異  
民間疾苦將奏必相謂曰恐主上心不喜事下議衆相  
視毋先發言者事至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  
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用必擇悞熟無鋒鏃  
易制者又多取渾厚少文者置之台鼎每北兵壓境則  
君臣相對泣下或發長吁而已兵退則大張具會飲因



循苟且竟至國亡

○元蒙古忒不斛園金亳州○三月金蒲察官奴作亂殺左丞李暎參政赤蓋女魯歡金主以官奴權參知政事初金主在歸德隨駕親軍及河北潰軍漸集女魯歡懼不能給白于金主乞遣出城及就糧于徐陳宿三州金主不得已從之止留元帥蒲察官奴忠孝軍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百入於城中諸軍既出城金主召官奴謂曰女魯歡盡散衛兵卿當小心官奴以馬用本歸德小校一旦拔起心常輕之又以金主時獨召用計事而不及已因謀圖用乃請北渡河再圖恢復女魯歡沮之官奴益不悅乃私與國

用安謀邀金主幸海州金主不從官奴積忿異志益定李蹊以聞金主深憂之復懼官奴馬用相圖因以為亂命宰執置酒和解之馬用即撤備官奴乘其隙率衆攻用殺之因大殺朝官李蹊已下凡三百人軍士死者二千人薄暮官奴提兵入見言女魯歡等反臣殺之○四月葬恭聖仁烈皇后○金崔立執其梁王從恪荆王守純及后妃族戚歸之于元速不臺殺從恪守純等以后妃北還先是崔立以天子衮冕后服進于速不臺又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訊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崔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金主乳

毋入歸德招降立遂以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荆王梁王  
及諸妃嬪凡三十七輛宗室男女五百餘人銜聖公孔元  
措名儒梁陟及三教醫流工匠繡女赴青城甲午速不臺  
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  
于宋徽欽之時焉速不臺入汴城崔立在城外兵先入其  
家取婢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已初元之制凡攻城不  
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汴京既陷速不臺遣使言于元主曰  
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  
元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  
將焉用之元主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杖金玉等匠及  
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元  
主始許之乃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  
者尚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遂爲定制

立氏曰崔立以金兩宮梁王荆王及諸宗室皆赴青城  
是日宮車三十七輛太后先后次之妃嬪又次之宗族  
男女凡五百餘口次取三教醫流工匠繡女皆赴北史  
臣曰金俘人之上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啓崔氏之狂  
謀以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  
爾者也豈不信哉由是以觀天道可謂不爽矣方金人  
之俘宋也屯于汴京之青城至是百有六年而元人之

俘金也即前日金人俘宋之也兀與金同是夷也金以夷而戕華元不自戕其類而天假手於華人之崔立以代宋之報復焉諺有之曰人雖巧於施爲天更巧於報應嗚呼豈非萬世永監哉

○孟珙敗金武仙于順陽仙走馬蹬山移刺瑗以邵州降金唐鄧行省恒山公武仙次于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刺瑗相犄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珙遍天錫壘一鼓拔之衆皆潰去壯士張于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于呂堰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蹬山縣令李英以城降移刺

瑗孤立而懼遣使請降珙納之爲易衣冠以賓禮見於降者相繼珙言于制使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上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長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其請○五月金蒲察官奴襲敗元忒木斛于王家寺亳州圍解○金官奴幽其主于照碧堂六月官奴伏誅特官奴既敗忒木斛勢益暴橫居金主于照碧堂終日獨處近禁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惟日悲泣語近侍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人爲此奴所囚耳於是內侍局令宋珪奉御女奚烈完出吾古孫愛實等密謀討官

奴遂殺之。○元取金洛陽中京留守強伸死之。○金主如蔡州而留元帥守歸德時又兩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爲糧足脛盡腫明日至亳州金主黃衣皂笠金兔鶻帶以青黃旗二導前黃繖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而已行次城中父老拜伏道左金主遣近侍諭以國家涵養汝輩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汝塗炭朕亦無足言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次亳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爲之一慟及入蔡州蔡之父老千人羅拜於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不感泣金主亦歔歔遂以完顏忍

斜虎爲尚書右丞總領省院事烏古論鎬爲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權參知政事李朮魯小婁室簽樞密院事忽斜虎有文武材忠亮誠慎事無巨細率親爲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奉金主幸秦鞏之志近侍久困睢陽幸即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爲金主言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忽斜虎惟深居燕坐瞑目太息而已時元兵去蔡差遠由是商販頗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脩見山亭爲游息之所忽斜虎切諫乃止忽斜虎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軍威稍振扈從諸人苟一時之安遂以蔡

爲可守矣忠孝軍提控李仲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于罵詈忽斜虎縛仲德堂下杖之六十金主諭忽斜虎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忽斜虎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大過耳今欲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自是無復敢犯法者

歐歎悲哀氣咽而撫息也汝陽縣屬汝寧府

○秋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于馬澄山降其衆而還先是

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澄沙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若破離金砦則岵山沙窩孤立矣珙乃遣兵攻離金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擣王子山砦斬金將首而出遂圍馬澄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板橋石穴皆降丁順復破默里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而破其七劉儀又請選婦人三百僞逃歸懷招安榜以往珙料仙勢窮蹙必上岵山絕頂窺伺乃令樊文彬詰早奪岵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而武仙衆果登岵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籍崖谷山爲之赭殺其

將兀沙惹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言仙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畧明日攻石穴中夜奪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于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又敗之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珙還襄陽○八月師會元人伐金取唐州元將儋蓋使王檄至襄陽約攻蔡州史嵩之先以兵會伐唐州金將烏古論黑漢戰死城遂降宋師入城取食人者盡戮之○師次

于息州之南金以其參知政事抹撚兀典簽樞密院字未曹中婁室行省院事于息州時降者日衆息州刺史烏古論忽魯懼請益兵爲備金主以兀典中婁室帥忠孝軍五百往將行金主諭之曰北兵所以嘗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九月壬寅朔日有食之○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不許阿虎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自請任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帛爲贖朕若受財是貨之

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  
遣之今乘我疲敝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爲  
謀亦淺矣元人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於我我亡必  
及於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者亦  
爲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

許浩曰金使完顏忽斜虎帶來乞糧其辭甚哀可以與  
乎曰不可與也金主劫我二聖犯我陵寢據我土地戕  
我人民此誠不共戴天之仇枕戈待旦以盡之於鋒鏑  
惜未能耳今也天既厭之而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  
雖使盡轉溝壑而國因以亡故吾痛心切齒而所深願

欲也其來求哺寧可與乎曰金亡吾固願也然昔也苦  
遼之侵通使海上以與金共滅之及遼既滅而金之爲  
患愈益甚矣元人之心即金人之心也今也與之滅金  
而他日得志安知其不以金人之加我者加我乎曰吾  
但論復吾之仇而已他日之患非吾慮也然爲國者不  
患乎敵之疆而惟患在己之不能自強儼抗不強乎遇  
周宣則不疆矣冒頓不強乎遇漢高則不強矣然則靖  
康之禍亦惟宋之不能自強耳使能如周宣如漢高則  
阿骨歹將遁迹之不暇矣烏能以爲害於我哉由是言  
之元人之強固非吾所患也但高宗南渡于茲百年理

宗即位又已六年復仇之舉曾未之謀今特乘其喪敗及藉元人之力以爲之是則不能自強而假人之強以爲強也豈誠有志於復仇哉故金主守緒曰北兵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實難與敵若夫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橫行於江淮間有餘力矣素爲虜輕如此向微元人則師之終不敢出而仇之終不能復亦已明矣

○元以孔子五十一世孫元措襲封衍聖公○元詔脩孔子廟及渾天儀○元那顏濟盞圍金蔡州冬十月史嵩之使江淮孟珙帥師會之先是庚戌以重九金主拜天于節

度使廳群臣陪從成禮金主諭之曰國家自開創涵養汝等百有餘年汝等或以先世立功或以勞效起身披堅執銳積有年矣今當厄運與朕同患可謂忠矣此聞北兵將至正汝等立功報國之秋縱死王事不失爲忠孝之鬼往者汝等立功常慮不爲朕所知今日臨敵朕親見之矣汝等勉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衆既出接戰元兵奔潰辛亥元那顏濟盞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元人不復薄城分築長壘圍之城中饑人相食金主命縱饑民老穉羸弱者出



城就食且給饑民船聽採城壕菱芡水草以食之猶不能  
給元人日耀兵城下旗幟蔽天城中駭懼史嵩之又命孟  
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元人之約侷蓋大喜  
與珙結爲兄弟酌馬湏飲之元人既得宋助益脩攻具斲  
木之聲聞於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忽斜虎日  
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禦備未嘗入私  
室忠誠昭著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十一月元人及宋師以  
攻具薄城金盡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  
假男子衣冠使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軍丁寧勉諭之金人  
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歸路擒偏裨八十有七人得降人

言蔡城中饑珙曰已窘矣當盡死而守以防突圍珙與侷  
蓋約南北軍毋相犯○金更造天興寶會○金徐州降于  
元丞相行省事完顏賽不死之○以史彌遠爲太師左丞  
相兼樞密使薛極爲樞密使喬行簡陳貴誼參知政事○  
以史彌遠爲保寧昭信軍節度使克醴泉觀使封會稽郡  
王奉朝請彌遠尋卒彌遠獨相凡二十六年用事專且久  
權傾內外初欲反韓侂胄之所爲故收召賢才老成布於  
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任儉王以居臺諫  
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帝德其立已唯言是從故恩寵終其  
身焉○十一月提舉千秋鴻禧觀梁成太有罪奪其秩給

事莫澤論成大暴狼貪婪苟賤無耻故也成大天資暴險凡可以賊害忠良者率攘臂爲之四方賂遺列寘堂廡賓至則導之使觀欲其效尤也雖李知孝之貪狡與之共爲史彌遠羽翼猶鄙其爲人至謂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詔改明年紀元爲端平史彌遠卒帝始親政勵精求治鄭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爲已任收召賢才擢之下詔改元畧曰春秋正王道之端式嚴謹始聖德開太平之路尤貴更新

蔣宗誼曰理宗初諱與苕太祖十世孫希璪之子也始寧宗無嗣詔立沂王嗣子貴和爲皇太子惡史彌遠之

爲人俟即位有必欲遠竄之語彌遠懼與館客余天錫謀乃補與苕爲沂靖惠王之後賜名貴誠拜秉義郎時春秋十七矣越四年寧宗崩史彌遠矯詔廢皇太子貴和爲濟王擁立貴誠是爲理宗又越九年彌遠死帝始親政春秋已三十矣詔改明年爲端平其辭曰春秋正王道之端式嚴謹始聖德開太平之路尤貴更新則九年之間詔誥命令皆出於彌遠理宗擁虛位而已予嘗讀春秋隱公元年不書即位者桓嫡而隱庶隱長桓幼諸大夫扳隱而立之乃不承命於先君亂之端也故仲尼削之所以黜隱公以明大法焉爾貴和之得爲皇太

子寧宗之立也理宗之立未嘗承命於先君與隱公之  
立何以異焉後羽父欲殺桓而隱公謂之曰吾將授之  
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彌遠殺濟王而理宗不問使仲  
尼復生不知何以書也隱公有鍾巫之禍而理宗卒於  
正命此特出於幸與不幸爾嗚呼亂臣賊子何代無之  
柰何宋值中葉之衰武功不競疊生奸臣擾壞家法趙  
高矯詔而立胡亥速秦之亡也彌遠矯詔而立理宗速  
宋之亡也千載奸謀如出一轍然胡亥剛愎不仁理宗  
優柔不斷皆足以傾邦而陳桎乃謂帝自即位黜王安  
石而尊濂洛表章朱呂丕變士習使後世知理學足以  
慮後人信名而忘實故不得不爲之辯

○曾從龍宣繒免○刑部尚書莫澤工部尚書李知孝有  
罪免二人黨史彌遠以斥郡賢侵欲無厭言者論之故見  
○以趙葵爲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葵入對帝問以金事  
葵對曰今國家兵力未贍姑從和議俟根本既壯雪二帝  
之耻以復中原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  
能率先士卒捐身報國此尤儒臣之所難朕甚嘉之葵頓

首謝○以陳德剛爲福建制置使兼知福州德剛醇正明  
決與史彌遠同鄉里每以濟王之事貴彌遠故奉祠者十  
年至是復用及入對帝慰勞甚至因問夾攻蔡州以復讎  
如何德剛曰此在國家不可一日而忘此舉但恐此舉之  
後方煩聖慮耳帝曰朕與廷臣深計之時不可失也德剛  
曰所謂時者人財資用無匱之謂陛下還有之子帝默然  
○以洪咨夔王遂爲監察御史帝親政五日即召咨夔爲  
禮部員外郎入對帝問以今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  
人開誠心布公道因乞召用崔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帝納  
之翌日與遂並拜御史咨夔謂曰朝無其諫久矣要當

極本原而先論之因上疏乞權歸人主政出中書以致平  
治之道且劾資政殿學士袁韶仇視善類諂附史彌遠詔  
奪韶祠祿又論趙善湘鄭損陳眩納賂彌遠怙勢肆姦失  
江南荆湘蜀漢人心罪狀顯著遂皆落職○十二月薛極  
免極與胡榘聶子述趙汝述附史彌遠最親用事時人謂  
之四木○師及元人攻金蔡城乙亥元那顏儕蓋遣張柔  
帥精兵一千薄城金人鈞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蝟孟珙  
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丙子黎明珙殊死戰進逼柴潭立  
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金人  
又飾美女以相盪麾下張禧等殺之遂拔柴潭樓俘其將

十五百三十七人蔡州恃潭爲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  
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  
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謂曰此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  
能射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灌之涸可立待  
遂鑿隄潭果決入汝水珙命實以薪葦元人亦決練江於  
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己卯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  
穉熬爲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以計說止之  
辛巳金總帥孛朮魯婁室帥精銳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束  
藁沃油其上將燒兩軍砦及砲具元兵覺之伏于隱處挽  
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衆婁室僅以身

免己丑元人及宋師合兵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忽  
斜虎命築砦浚壕爲備及西城墮元人宋師皆未能入但  
於城上立柵自蔽忽斜虎摘三面精銳日夕戰禦金主謂  
侍臣曰我爲金紫十年太子一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  
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  
暴亂之君等爲亡國獨爲此介介耳又曰古無不亡之國  
亡國之君徃徃爲人囚繫或爲繫獻或辱於階庭閉之空  
谷朕必不至於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庚寅金主以御用  
器皿賞戰士甲午金主微服率兵夜出東城謀遁去及柵  
遇敵兵戰而還乙未殺廐馬五十匹及民間馬百五十匹

以犒將士然勢不可為已

魚貫而上魚上水尾相銜也練江在汝寧府城外即未潭也土

門關在汝寧府光山縣西南

甲午端平元年

金天興三年未帝承麟元年亡〇元太宗六年

春正月金主守緒

傳位下東面元帥承麟孟珙入蔡州元帥從之金主守緒

及尚書右丞完顏忽斜虎死之金主承麟死于兵江海獲

金參知政事張天綱以歸金亡先是辛丑孟珙見黑氣壓

城上且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珙乃下令諸軍衙

枚分軍雲梯布城下以攻之金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甚

衆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分守四

城戊申金主集百官傳位元帥承麟承麟拜泣不敢受金

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飢體肥重不便鞍馬

馳突卿平日趨捷有將畧萬一得免祚胤不絕此朕志也

承麟乃起受璽已酉即位時孟珙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

列雲梯令諸軍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進

大戰城上烏古論鎬及其將帥二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

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陴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

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面守者棄門走門兩開孟珙招江海

及那顏侏蓋之師以入金忽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

禦之金主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寘于幽蘭軒環之以草

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

君已崩吾何以戰為吾不能死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  
吾君矣諸君其善為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  
吾輩獨不能耶於是參政李朮魯婁室元林荅胡土總帥  
元志元帥王山兒統石烈栢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  
餘人皆從死焉金主承麟退保子城聞之帥群臣入哭因  
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不就可  
哀也已吾欲謚之哀何如衆從之莫未畢城已陷諸將禁  
近共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  
宮執參政張天綱珙與儕蓋分金主骨及謚寶玉帶金銀  
印牌有差是日金主承麟亦為亂兵所殺於是金亡

趨善  
緣木

走之才捷疾也汝水源出汝寧府信陽縣西北天  
目山下承麟世祖劾里鉢之後平章白撒之弟也

史臣贊曰金太祖太宗威制中國大槩欲效遼初故事  
立楚立齊委而去之宋室不競遂失故物熙宗海陵濟  
以虐政中原缺望金事幾去天厭南北之兵挺生世宗  
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是故金祚百有餘年由大定之政  
有以固結人心乃克爾也章宗志存潤色而蔽政日多  
誅求無藝民力浸竭明昌承安盛極衰始至於衛紹紀  
綱大壞亡徵已見宣宗南渡棄厥本根外徇餘威連兵  
宋夏內致困憊自速上崩哀宗之世無足為者區區生  
聚圖存於亡力盡乃憊可哀也已雖然在禮國君死社

稷哀宗無愧焉

右金十七主百一十八年

以不壇為嗣濮王○追封榮王希璪三世祖考為國公○

及元人以陳蔡為疆各引師歸陳蔡東南為宋以西北為元元以劉福為河南道總

管○史嵩之使郭春詣奉先汛掃諸陵奉先縣在西安府郃陽縣故城存焉

○史嵩之使孟珙還師襄陽江海還師信陽王旻戍隨州

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化楊恢守均州並益兵飭備經

理也田于唐鄧州○金撚抹兀典以息州來歸元人追殺

之取其城○二月以趙彥呐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興

元府○元人入金徐州完顏用安自殺○三月以賈似道

為籍田令似道賈汝之子而貴妃之弟也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以陰補嘉興司倉以貴妃故有是命

○詔太常主簿朱楊祖詣洛陽省謁八陵○夏四月獻金

俘于太廟論功行賞有差史嵩之遣使以孟珙所獲金哀

宗遺骨及寶玉法物并俘囚張天綱完顏好海等于臨安

丙戌備禮告于太廟藏其骨于大理寺獄庫加孟珙帶御

器械江海已下行賞有差知臨安府薛瓊問天綱曰有何

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

帝何如瓊叱之明日奏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真不畏死

耶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

不已帝不聽初有司今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為虜主天



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爲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莫知其所終

永新劉氏曰宋立國而與夷狄爲鄰昔者鄰於遼而遼強宋弱已而鄰於金金之強過於遼於是宋之弱也滋甚又非與遼爲隣之比矣然而強者先亡弱者猶在是以善觀國者不以其強爲可畏亦不以其弱爲可忽強者自恃以肆於爲惡則有亡之理弱者自保以勉於向善則有存之理春秋之時吳強於晉先黃池之軟而越入之越強於吳列夫差之首而楚吞之豈獨遼金以其強而先亡於宋也哉若乃宋見遼之將亡而約金夾攻

之爲失策見金之將亡而約元夾攻之爲得策何言乎失策以其欲取先代所未取之地其動以利也何言乎得策以其欲復先代所未復之讎其動以義也動以利則理屈而帥老故徽宗舉四海全盛之力取敗動以義則理直而師壯故理宗以一隅偏安之勢獲勝是以善爲師者不以我車徒之衆而驕亦不以我部伍之寡而賤昆陽之役王尋王邑以百萬被挫於光武淝水之戰謝安謝玄以八千長驅于苻堅豈非光武復漢讎而動以義苻堅貪晉地而動以利亦若宋之勝敗也哉故嘗論之猛若餓虎然以櫻圈豕見逐於居民則妥尾而奔

不敢顧視弱莫若伏雌然有犯其雛奮翼逐之雖烏獲亦無所讓於此見利能使人却而義能使人奮也必矣兵家不以是為言謂之老生常談吾故引而伸之

○監察御史王遂言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謀身詭秘欺君誤國留之襄陽一日則有一日之憂洪咨夔亦言

殘金雖戒鄰國方強益嚴守備猶恐不逮豈可動色相賀

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哉皆不報○五月以趙范為兩

淮制置使兼知黃州○賜黃榘李燔李道傳陳宓樓昉徐

暄胡夢昱等謚錄用其子以其阨于權姦而各行其志沒

齒無怨也○元以嚴實為東平路行軍萬戶元之有山東之功為名

初實所統有全魏十一分齊之三魯之九凡五十四城至是畫地割大名彰德外一屬而益以德充濟單四州實統地既

廣為東方牧伯之長一時所在殘毀實披荆棘扞豺狼弊衣糲食暴露風日擊溝壑轉徙之民置之衽席之上勤耕稼

豐委積辟用賢良汰逐貪墨所統治安東平遂為樂土四方之民爭赴之實為之合散亡業單貧舉喪葬助婚嫁莫

不感其惠焉招揀名士置諸幕府後多為賢公卿○六月以曾從龍參知政事喬

行簡知樞密院事鄭性之陳德剛簽書樞密院事○詔復

巴陵縣公竑官爵賜竑妻吳氏號惠淨法空大師○趙范

趙葵請復三京詔全子才會師趨汴金故將李伯淵等誅

崔立以降初范葵欲乘時無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

京之議朝臣多以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范移

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

氣盛鋒銳寧肯損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  
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  
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  
饑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  
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  
爲之資當有大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  
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功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  
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而今內  
未盡治也欲用其民必先得其心以爲根本而數十年來  
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耳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  
食而今將乏卒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  
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定爲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  
而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  
伯淵李琦李賤奴等爲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  
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立諭民皆詣太  
廟街點集既還殺之號於衆曰立殺害劫奪烝淫暴虐大  
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  
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伯淵以下軍民皆慟或剖其  
心生噉之

蔣宗誼曰昔元遣王檝來議夾攻金俟功成許歸宋河

南之地及宋遣孟珙帥兵會元帥蔡州滅金獨許割陳  
蔡爲界而河南之議遂寢矣此宋之失策也爲宋之計  
者當其議夾攻金之日必與之定謀立書誓曰我與金  
必報之讐也河南鞏洛之地我宋八陵在焉自今侵我  
中原惟遙望揮淚不得展拜經幾春秋矣今旣約伐金  
反我河南之地使我得灑麥飯於八陵之下上慰列帝  
之靈庶可也不然深鑒宣和海上之盟續我宋金數世  
之好不撤藩籬惟固唇齒彼必德我俟事定功成則我  
之八陵未必無可朝之路焉使元聞此雖豪傑滿前亦  
當竦聽俟其約定然後遣將此蘇秦約五國之師以禦  
秦張儀割五國之地以奉秦而強弱存亡判焉智不辨  
此併蔡州已破殘金已滅陳蔡之盟已定乃聽范蔡婦  
人之謀全子才小兒之技畔盟開釁會師于汴武功不  
競國勢日蹙而淮漢之間無寧歲矣詩云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豈不痛夫

○趙葵帥師會全子才于汴秋七月趙葵遣徐敏子帥師  
入洛陽元人還師南下時全子才次于汴葵自徐州以淮  
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軍始  
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元  
人聞宋來爭河南還師赴之決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宋

師末師多溺死時盛夏行師汴隄亦決水潦泛溢史嵩之  
又不致餽糧用不繼而所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  
于才難之葵督促益急乃檄鈐轄范用吉樊辛李光胡顯  
等提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徐敏子為監軍  
光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強弩軍萬五千繼之各給五  
日糧七月庚辰徐敏子啓行乙酉張迪以二百人趨洛陽  
元人聞迪來乃伏軍士于城外驅民出城以誘之迪至城  
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迪  
與敏子遂帥眾入城○八月朱揚祖還自洛陽入對以八  
陵圖上進帝問諸陵相去幾何及陵前澗水新復揚祖悉

以對帝含淚太息久之○以趙范為京河關陝宣撫使知  
開封府東京留守趙葵為京河制置使知應天府南京留  
守全于才為關陝制置使知河南府西京留守○荊湖制  
置使史嵩之免詔嵩之與趙范犄角以復三京嵩之力陳  
非計故奉祠○元人至洛陽城下徐敏子以師還趙葵全  
于才遂棄汴而歸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  
麵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里  
外有立紅黃涼繖者眾方駭異而元伏兵突起深蒿中楊  
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為元人擁入洛水者無數誼僅以  
身免是晚有潰卒奔告于洛於是在洛之師皆奪氣元兵

至城下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趙葵金子才遂皆引師南還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上表劾葵子才輕進偏師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覆敗詔貶秩有差鄭清之力請解政不許喬行簡上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脩戰守之備帝嘉納之○九月以趙范爲荊湖制置大使知襄陽府○詔趙葵措置河南京東營田邊備金子才措置唐鄧息州營田邊備○簽書樞密院事陳德剛卒帝深惜之○召真德秀爲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帝因民望召還二人德秀入對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庶切思賢德

秀以大學衍義上進因奏三劄一言今中原無主正是上天鑒觀四方爲民擇主之時若能脩德格天天必命陛下爲中原之主不然則天命將歸之他人臣向爲先帝陳祈天永命之戒其說出於召公然反覆召詰一篇綱目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曰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游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此皆足害敬其可不戒此祈天永命之一也天之視聽因民視聽民心之向背即天之向背權臣之末貨賂公行誅求既廣民不堪命大盜相挺而起賴陛下布端平之詔一洗而新之然室賄道而賄進者尚存懲賊吏而賊多者漏網江淮軍興調度騷

然宜戒郡邑掎刻停邊間科調此祈天永命之二也易曰  
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儻能  
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爲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  
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二言進取有二難用兵莫急於  
人才今舉世所屬曾不數人一難也臣嘉定中嘗乞經理  
兩淮墾田積穀而權臣視以迂闊塞下之備朽然一旦舉  
兵乃漕浙米由江入淮汴既久湮又須陸運勞費甚於登  
天二難也夫此二難皆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  
然承三十年之弊欲整治之非十年不能此正諸葛亮閉  
關息民之時也願以稅歛靠實爲主又言今日事勢猶以

和扁繼庸醫作壞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醫受責矣競  
戒謹尤當百倍三言戰守之論不同同於爲國元祐中廩  
廩向治惟群賢自相矛盾小人得以乘之願平心商確以  
前事爲戒帝輒稱善又言士大夫徂於舊習帝曰徃徃革  
面而未革心乞選監司郡守帝曰聞卿所至視民如子朕  
甚嘉之德秀又言恢復名義甚正但故相不曾做得工夫  
帝曰昨讀卿所上封事可見忠誠了翁入對曰陛下以聖  
智之資而爲權臣所據者十年幾無以自白於天下今幸  
居可爲之時外而百官奔走效職內而嬪御便嬖取憐或  
者視之必曰今乃知爲皇帝之貴也今天下太平及時爲

樂也臣以古今禍福觀之則陛下雖曰勢重形佚其實巍然孤立居至艱至危之地而不自覺也陛下試思之獨居深宮之中可托者誰歟當事變沓來之時可以繫天下之重者誰歟詩曰佺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六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化六者守邦之要道也又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今日之疆事天下之存亡繫焉陛下其忍以祖宗天下存亡之機而付之二主邊臣聽其自為而畧不加之意乎其忍以私恩意而用之私情屬而比之乎今秋防正急鹵莽特甚事關國家日夜痛心若一敗塗地而歸罪於儒生之誤國雖身膏鈇鉞死無所益是以及今懇懇言之必望聖慈見之施行不然臣之言未肯已也兵威所加凶醜讐服則有之矣儒生與戚宦不兩立而用儒受言與聲音酒色亦異途此重則彼輕勢使然也至漏下四十刻乃退帝皆嘉納之

南威古之美婦玩惕皆貪也和扁古之良醫醫方云勅海郡鄭縣人  
姓秦名越善醫與軒轅時扁鵲相類故仍號之因家於盧故曰盧醫詩大雅之板篇佺大也大德之人也藩籬也師

家也垣墻也大邦強國也屏柵也所以為  
蔽也大宗強族也翰幹也宗子同姓也

誼卒○以孟珙兼御前忠義軍都統制珙留襄陽招中原

精銳之士萬五千餘人分屯漢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

元人名鎮北軍○十二月元人使王檄來言曰何為而敗

盟也自是淮漢之間無寧日矣○以鄒伸之為元報謝使



乙未二年

元太宗七年

春正月

以真德秀知貢舉○以程芾為

元通好使○詔孟珙黃州駐劄措置邊防珙入對帝曰卿

名將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緒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

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帝問恢復珙

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珙對曰

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珙至黃增墀浚

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三月元城和林作

萬安宮

和林本唐回鹘毗伽可汗故城元以為會同之所

○三月以真德秀參知政事陳卓同簽書樞密院事○夏

五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宮真德秀卒德秀拜參知政

事時已得疾遂三上表乞祠不得已授是職逾旬而卒德

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

振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風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

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頰洞奔擁出

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史彌遠以是

忌之輒擯不用而聲聞愈彰及歸朝將大用則既衰矣然

自韓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

禁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

禁既開正學遂明于後世德秀之力為多焉

傾同相通脫

筆斷曰端平直諫之臣未有賢於真德秀者也德秀在

嘉定六年使虜回請絕金虜歲幣嘗曰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夫用忠良脩政事屈群策收衆心自立之本也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自立之具也爲江東轉運附奏邊事則曰今日天下之勢無以異政宣之時陛下亦宜以政宣爲鑑遂陳十失三誤以明治亂之理以收天人之心至是理宗即位德秀上發奏事勸上容受直言祈天永命用賢臣結人心爲自立之根本又言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中夏而裔夷矣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羯胡之難作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願陛下深追往咎進德脩業以掩前失後復進大學衍義四十三卷極陳帝王爲治爲學之本必在乎以心身爲始故以當時輔治之臣而言誠未有出其右者向使寧理二宗簡其忠悃之誠聽其格言之正而不爲史彌遠梁成大所擠則豈不能扶社稷於將危復中原於既失哉夫何天厭于宋始也爲姦臣所沮終也爲天奪其壽遂使大志莫伸飲恨而沒豈不深有可悲歟故識者觀乎真德秀魏了翁之用舍則知宋室之興亡矣

○六月以鄭清之喬行簡爲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曾從

龍知樞密院事鄭性之同知院事陳卓簽書樞密院事○  
葛洪免○召崔與之參知政事不至初與之自成都乞歸  
廣州每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及拜廣東安撫會摧鋒軍士  
作亂與之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而散因即家治  
事帝注想彌切及召參大政與之力辭帝乃遣使趣之且  
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才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  
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  
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入之道無  
逾於此帝嘉納之召命益力與之控辭至十三疏不許○  
元主命闊端太子侵蜀漢貴由太子伐西域唐古火魯赤

伐高麗蒙古人每甲一名西征一名南征中州戶十戶一  
名南征一名伐高麗○秋七月元人侵唐州知隨州金子  
才知棗陽軍劉子登棄師走趙范帥師敗元人于上關而  
還○十月金鞏昌總帥汪世顯降于元太子闊端謂之曰  
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也世顯曰有君在上  
賣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太子大悅戒其下秋毫無犯俾  
世顯仍舊職即日令帥所部從征世顯遂截嘉陵進趨大  
安太子資其糧械以入蜀○十二月以魏了翁同簽書樞  
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  
餘疏皆當時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

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視師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陸辭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了翁開

幕府于江州以吳潛為參謀官趙善瀚馬先祖為參議官

嚴武華陽人幼豪俠房維薦為給事中玄宗時擢為成都尹遷黃門侍郎肅宗朝節度劍南破吐蕃有功

○曾從龍卒○以余燦同簽書樞密院事○元太子閣端

入沔州知州事高稼死之初稼在沔葺理創殘招集亡散

民皆襁負歸之又數與元人力戰奇功甚多至是元人自

鳳州入四川東路之師多敗遂擣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

民議退保大文稼言于制置使趙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

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

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呐曰吾志也

已而竟行留稼守沔沔無城依山為阻稼升高鼓譟盛旗

鼓為疑兵彥呐至置口輟帳前總管和彥威以軍還沔召

小校楊俊何璘以兵會又選精兵千人命王宣帥以助之

已而元兵大至何璘遁沔州遂陷衆擁稼出戶稼叱之不

能止敵圍殺之○元人圍青野原曹友聞救却之時趙彥

呐聞高稼死沔州破乃進屯青野原元人圍之知天水軍

曹友聞曰青原為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夜半截戰

遂解其圍既而元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麾

甫畢元兵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

資治通鑑卷之九十四 宋紀九十四 宋紀九十四 宋紀九十四

兵扼仙人關○安南入貢

丙申三年

元太宗八年

春正月詔勸農桑○元人侵江陵統制

李復明死之○二月元人侵蘄州孟珙帥師救郤之○元

初行交鈔從耶律楚材之請也以萬定為額○召魏了翁

還以為簽書樞密院事固辭不拜廷臣多忌了翁者故謀

假出督以外之甫二旬復以建督為非而召之還而帝不

悟於是了翁固辭求去○以陳譚為沿江制置使知建康

府史嵩之為淮西制置使知廬州○三月襄陽將王旻等

作亂以城降于元趙范在襄陽以北軍主將王旻李伯淵

樊文彬黃國弼等為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

邊防一切廢弛既而南北軍交爭范失於撫馭於是旻伯

淵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于元時城中官民尚四萬七

千有奇財粟在庫倉者無慮三十萬軍器二十四庫皆為

元所有金銀鹽鈔不與焉襄陽自岳飛收復以來生聚繁

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禍至慘也詔削趙范二

官仍舊職任○夏四月魏了翁罷

無慮者言不用計慮日知其數也

史臣曰史謂理宗崇尚理學良以得謚為理然以愚觀

之理宗之崇尚理學亦好其各爾非真有其實也當時

之臣如真德秀魏了翁二人者蓋深有得於理學者也

其始也制於史彌遠而不能用及史彌遠既死用真德

秀不久而遽卒猶有可諉者幸而了翁一人猶存可以用矣然而簽樞未幾即出督出督未幾即予祠安在其為能崇尚理學也哉假令程朱復生愚知其決不能用也昔葉公好龍之喻理宗殆似之歟

○詔悔開邊時師屢為元人所敗襄漢淮蜀日事兵爭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泳草詔罪已其畧曰

靖暨淮楚之群盜弗為妖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屬讐金之寢滅而元人之與隣不利西南蓋嘗躡階成而擾興沔其在辛卯遽已穿金房以職襄樊逮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臍可噬乎固將布矢於國中以志吾過但使留屯於塞上自守我疆忽西陲之弗寧駭北騎之深入賴仙源有以議後而蜀道得以安全然庸酸之所經視曩歲而尤慘重以唐均之叛將發此京湖之禍機肆荼毒於列城至蔓延於他路兵民之死戰開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路齒

相望致援師之暴露及耕役之繁苛為之騷然各月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乎上無以格乎天之心下無定乎民之志今方施令行政以為緩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唐均一州各

○元人取襄陽府隨郢州荊門軍○元命忽覩虎括漢民

戶數先是元唯事進取所降之戶因以與將士自一○五

月以趙葵為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七月陳卓罷○以

鄭性之參知政事李鳴復簽書樞密院事○八月京湖制

置大使趙范有罪免討失襄陽之罪○元人取棗陽軍德安府初

元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揚惟中見之以兄事樞時

北庭無漢人士大夫元太祖見樞至甚喜特加重焉及闕

端大子南侵俾樞從惟中即軍中求儒及醫卜之人樞招致稍衆至是破棗陽大將忒沒反欲坑士人樞力與辨得脫死者數十人繼拔德安得趙復以儒學見重于世其徒稱爲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所樞譬說百端復始悟樞與至燕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經學而樞亦初得觀程朱性理之書焉○元以中原民戶分隸宗戚忽覩虎以所括戶一百四萬上于太宗太宗命分賜諸工貴族為湯沐邑即律楚材奏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為恩帝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設官吏必自朝命不投下止設達魯花赤歲賦以七分為率五分入府藏二分為湯沐之資作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歛或可耳從之於是皇后太子公主駙馬貴戚皆有分地矣○九月辛未有事于明堂大雨震電鄭清之喬行簡免○召

崔與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辭不至○利州統制曹友聞及元人戰于陽平關敗績死之元大子闊端遂入蜀次于成都先是友聞帥師扼仙人關謀報元大子闊端合蕃漢軍五十餘萬將至友聞謂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唯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元人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軍制置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為不可彥呐不從友聞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為應外呼殺聲元兵果至萬出逆戰

元八都魯擁萬騎達海帥千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  
被數創令諸軍舉烽友聞遣統制楊大全馮大用引本部  
出東萊園擊敵後隊總管夏用趙興帥本部出水嶺擊敵  
中隊總管呂嗣德陳庚帥本部出龍泉頭擊敵前隊友聞  
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帥敢死士  
五百衝敵前鋒不動友聞乃伏三百騎道旁而令虎銜枚  
突陣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濘深沒足宜俟少霽  
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  
入龍尾頭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  
死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

步鬪黎明元兵益增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歎曰此殆天  
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  
愈厲與弟萬俱死軍盡沒元兵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  
都利州潼川三路所屬府州軍監關隘縣砦俱陷沒西蜀  
所存唯夔州一路及潼川府路所屬瀘合州順慶府而已

陽平關在漢中  
府褒城縣西

史臣曰按袁桶曰國兵入蜀蜀民就死者率五十人爲  
一聚人悉刺一刃至暮疑積屍中有不死者復人刺一  
刃是時成都城中骸骨計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惟  
成都一城計之元得天下不知殺人凡幾百萬千也



冬十月元太子開端自成都入文州守臣劉蛻蛻音趙趙

死○立陳日熨為安南國王○十一月以喬行簡為左丞

相兼樞密使○元口温不花入淮西詔史嵩之趙葵陳

援之○元太子曲出帥張柔侵鄂州拔之○元忒没反侵

江陵孟珙帥師敗之時江陵被攻史嵩之遣珙救之珙遣

張順先渡而自以全師繼之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

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珙又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來

節度遂破元人二十四砦還民二萬而歸○元人侵真州

知州丘岳敗之岳乘勝出戰于胥薄橋以強弩射其致師

者一人死之敵兵少却岳曰敵衆十倍于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為三伏設砲石待之于西城敵至伏起砲發殺其驍

將敵衆大取遂引去○元始定戶口田畝鹽商賦稅之法元既括戶

數耶律楚材乃定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

出絲一斤以與受賜貴戚功臣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

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

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為永額朝臣皆謂太輕耶律楚

材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已為重矣○元命括牝馬于

中原未行而罷時近臣有請刷漢地牝馬者元王從之耶

律楚材諫曰漢地所有繭絲五穀耳非產馬之地若今日

行之後必為例是徒擾天下也乃止又侍臣脫歡奏選室

女楚材諫止之元主怒楚材日向所刷室女二十八人尚

資治通鑑卷之十四

七

在燕京足備便令而脫歡傳旨又欲徧行選刷臣恐重擾百姓耳元主乃止○復成都府○元立編脩所于燕京立經籍所于平陽編集經史召儒生梁陟充長官以王萬慶趙著副之從耶律楚材之請也○詔改明年紀元為嘉熙

新刊憲臺攷正宋元通鑑全編卷之十四終

新刊憲臺攷正宋元通鑑全編卷之十五

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宛陵徐元太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天雄赫瀛

豫章陳瑄同校

宋理宗皇帝紀 附元紀

丁酉嘉熙元年元太宗九年春正月詔趙葵措置邊事○以李

埴同知樞密院事四川宣撫使知成都府○二月以鄭性之知樞密院事鄒應龍簽書院事李宗勉同簽書院事○

詔經筵兼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未新劉氏曰宋時諸帝之不廢講學蓋漢唐所未能及

者故其時悖德虐政不若漢唐叔季之尤甚漢唐有篡  
弑之臣而宋無之有賊民崛起幾危社稷如張角苗巢  
者而宋無之皆由於上之人未嘗悖虐尤甚以激之也  
講學之效豈可誣哉所謂未嘗悖虐尤甚者若真宗之  
天書雖不以諫而中止然其後天書以殉于梓宮英宗  
追崇所生諍者盈庭則爲之屈意中止矣神哲以來改  
更法度正入邪黨迭爲勝負亦紛然也然有竄逐而無  
刀鋸南渡以後和議作而語恢復者被排斥僞學禁而  
師關洛者入罪籍然斥之而益奮罪之而愈勵者亦曰  
其無死禍以加諸人而人之改行易節者終少也其未

嘗悖虐尤甚於此可見豈非講學而有見于前代覆車  
之轍乎通鑑綱目者人主有志於講學則不可以不之  
觀而前代覆車之轍無不於此乎在也或者謂通鑑綱  
目雖歷涉司馬溫公朱文公兩大賢之筆削而成然賢  
而已爾非出於聖也史而已爾難侔於經也人主亦留  
心於聖人所作之經而足矣於賢人所述之史未之及  
焉似未有害也是不然尚書言紀傳史之出聖筆者也  
春秋著編年史之出聖筆者也溫公取尚書以後之紀  
傳史約之以爲編年通鑑而文公倣春秋大書以爲之  
綱三傳分註以爲之目是則通鑑綱目者尚書春秋之

子孫而尚書春秋者通鑑綱目之祖父也祖父子孫一氣之相傳聖經賢史一理之相續孰云其未之及焉似未有害也哉為此說者是猶告人以千萬里遠之覆轍而不教人以一二里近之覆轍也其顛踣不愈速乎

○詔以朱熹所著通鑑綱目送國子監刊進○元選試儒者及釋道之人耶律楚材言僧道中避役者多合行選試遂汰三教僧道試經通者給牒受戒寺觀儒人中選者則復其家○元始給官府符印初諸路官府符印僭越無度耶律楚材奏並仰中書省依式鑄造由是名器始重○元初定驛令時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而使民輾多馬悉

乏則豪奪民馬乘之城廓道路騷擾所至須索百端供饋

稍緩輒被箠詭人不能堪耶律楚材請給牌劄定飲食

分例其弊始革焉○三月元伐欽察幹羅思麥怯思部皆

降之欽察去中國二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晷沒輒出土產良馬富者以萬計俗社金車勇猛剛烈青目赤髮憲

宗皇帝帥師至寬田占思海會大風海水涸遂進師屠其衆生獲真酋長八赤蠻命之跪八赤蠻曰我國王也且非

駝何可跪人終不○六月鄒應龍罷○孟珙敗元人于黃

州元口溫不花攻黃州甚急珙帥師救之入城軍民喜曰

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屢敗元師卒全其城○臨

安大火自巳至酉燒民舍五十三萬士民上書咸訴濟王

之寃侍御史蔣峴史彌遠之黨也上疏謂火災天數何預

故王遂劾方大琮王逸劉克莊等鼓扇異論同日去國并  
斥建上潘昉姓同逆賊語涉不順請論以漢法自是群臣  
無敢復言濟王之寃矣

許浩曰濟王嫉史彌遠之專權公心也彌遠憚之而違  
寧宗之意以立理宗理宗之心豈敢望哉觀其對鄭清  
之而有紹興老母在之慮蓋可見也及乎彌遠謀成而  
理宗既立則騎虎之勢既成而濟王危矣縱使潘壬之  
事不舉秦天錫之醫未必不挾也而况壬速之乎然其  
不敢顯誅而行天錫之事者誠以其避匿之迹討捕之  
謀昭灼顯著而不容以誣也夫既不敢顯誅而行天錫

之事宜不可以貶矣而又必追貶之者蓋理宗睨乎其  
位乃濟王之位切恐潘壬之徒或有繼世而自不得不  
加貶抑以絕乎人望也此魏了翁真德秀洪咨夔之所  
以有言也巴陵深寃含恨九泉寧宗之靈亦必震怒而  
回祿之災或由之以生矣士民之請不謀同辭是豈有  
望於濟王歟誠以其逆乎天理拂乎人心而疑其厲或  
由於是而同聲以相應也理宗可以省矣而不知省復  
使蔣峴得以論之悉皆罪斥其亦忍矣噫理宗之於濟  
王且忍况士民乎

○詔建內小學擇宗子十歲以下資質美者二三人置師

教之○秋八月追封趙汝愚為福王○以李鳴復參知政  
事李宗勉簽書樞密院事○冬十月元侵安豐杲善完  
杲敗之元師自淮西北還時元口溫不花攻安豐杲善完  
守禦元人以火砲焚樓櫓城多墮陷杲隨補完元令拔都  
兒硬軍斫牌杖木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拔都兒多  
傷而退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與杲合力捍禦  
元人引去淮西以安文德安豐五人魁梧勇悍嘗粥新城中  
趙葵見其遺履長尺有咫異而訪之留置帳下遂累功勞  
超擢軍職○十二月戊寅朔日有食之○詔陳鞞史嵩之  
趙葵守禦淮漢

鞞音

戊戌二年

元太宗十年

春正月以余天錫同簽書樞密院事○

二月以史嵩之參之政事督視京西荆湖江西路光蘄黃  
夔施州軍馬置司鄂州○元使王楫來詔朱揚祖送之○

以孟珙為荆湖制置副使置司松滋縣

松滋縣屬  
荊州府

○三月以周次說為元通好使○以李心傳為秘書少監

史館脩撰初隆州井研人李舜臣博學力行多所著述尤  
邃于易嘗曰易起于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舍畫而論  
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為誠明朱熹每為學者稱之  
有子三人曰心傳道傳性傳心傳閉戶著書有史才通故  
事至是召為脩撰專脩高孝光寧四朝實錄道傳尤明河

洛之學操行脩潔降州元省入仁壽縣井

○夏四月以李埴督視江淮京湖軍馬以丁黼為四川制

置使兼知成都府○五月以李鳴復知樞密院事余天錫

簽書樞密院事李宗勉參知政事喬行簡請以兵事委鳴

復財用委宗勉楮幣委天錫當會議者臣則參酌行之帝

從之○詔崔與之提舉洞霄宮與之未嘗造朝帝嘗虛位

待之至是始得奉祠任便居住踰年卒年八十二

經按史臣曰崔與之出自番禺所歷皆有政惠衆以公

輔望之而與之屹然有大臣風竟與唐張九齡齊名異

代良可尚也哉

詔賜呂祖謙謚曰忠亮陳亮謚曰文達○六月李埴卒○

七月以趙以夫同知樞密院事○九月元人圍廬州知州

杜杲敗之詔加杲淮西制置使時元將察罕帥兵號八十

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壕外築土城

周圍六十里穿兩壕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杜杲極力

守禦元人築堤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堤下煉之皆為

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鴈翅七層俄砲中堤上衆驚杲乘勝

出戰元人敗走杲追躡數十里杲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

子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元人不能進遂引師

北歸○以孟珙為荊湖制置使知岳州○冬十月史嵩之

復光州○孟珙復郢州荆門軍珙受詔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饋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至岳州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召諸將指授方畧發兵深入於是張俊復郢州賀循復荆門珙以諸將皆捷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元領中書行省楊惟中建太極書院于燕京延趙復為師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於河朔楊惟中用師于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及師還遂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又刻太極圖通書西銘于祠壁選俊秀有識度者為道學生由是河朔

始知道學矣

史臣曰儒者之學復盛於宋昉於周敦頤成於程顥兄弟其門人楊時傳以入閩及高宗南渡一時學道之士盡從而南終金之世惟崇眉山蘇軾之學蘇學行於北程學行於南當時南方程學盛行而大明於朱熹而北方之士則未有聞至是德安趙復始傳其書至燕按劉

潛志論王欒欲以韓柳之文程張之理合而為一及其他文往往言及伊川則是時中州人非不知有程張但未詳耳朱氏之書則未行不北至是始至

己亥三年元太宗春正月以喬行簡為少傅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史嵩之為右丞相兼樞密



使督視江淮四川荆湖軍馬時三相當國論者謂喬失之  
泛李失之隘史失之專○以余天錫參知政事游侶同簽  
書樞密院事○三月孟珙復信陽克化軍樊城襄陽府襄  
陽旣復珙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  
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爲朝廷根本  
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  
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練兵集謀此不  
爭之爭也乃益置先鋒焉○五月元遣使如高麗○八月  
以游侶參知政事許應龍簽書樞密院事林畧同簽書院  
事○元塔海復取成都制置使丁黼敗死元人遂取漢印

簡眉閩蓬文州遂寧重慶順慶府○十月許應龍林畧罷  
十一月以范鍾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孟珙遣師分道  
禦元入于蜀口遂復夔州○以陳埴爲國子司業埴史彌  
遠之甥而德剛之族弟也紹定中爲太常博士上疏乞去  
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賈  
貴妃及彌遠也彌遠召謂曰何爲好名埴曰好名孟子所  
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  
惟恐其不好名耳因力請外彌遠卒乃召還至是以吏部  
侍郎改司業諸生相慶以爲得師學益相勵論者以中興  
國學未之有也

許浩論斷曰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是非能誠讓也時以衆所觀望可以得名而勉強以爲之也然於此雖能勉而少間於簞食豆羹則見於色矣是則所謂好名之人而孟子之所深惡也孟子所惡則三代以下之士亦不可爲之者矣而陳垣何以有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之論歟故垣嘗斥言宮闈時宰不避禍患非好名也審矣而今乃云然者蓋以彌遠謂其好名而故以之自居以曉夫彌遠也蓋言而得名則所言者所當言也言所當言則爲其所言者蓋有罪矣垣彌遠之甥心存正教欲使彌遠之知其罪而改之也垣豈好名者哉

庚子四年元太宗十二年春正月辛未彗星出于營室下詔避殿

減膳詔曰朕以眇身托于天下七民公卿之上顧德不類

營室太史氏占厥名曰彗災孰大焉天道不遠謹告匪虛

萬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痛自刻責豈聲利未遠而讒諛

乘間歟舉措未公而賢否雜進歟賞罰未當而真偽無別

道抑牧守非良而獄犴多興與封入弛備而暴客肆志歟

苦而朕不知歟謫見上帝象甚著明爰避正殿減常膳以

示側身脩行之意三大臣吾道揆也其協恭以輔朕百

爾執事吾法守也其竭忠以告朕使朕得以○元以奧都刺合蠻提領諸路稅課所初耶律楚材定課稅銀額每歲五十萬兩及河南降戶口滋息增至一百一十萬兩至是

回回與都刺合蠻請以二百二十萬兩撲買之楚材持不  
可曰雖取五百萬亦可得不過嚴課法禁陰奪民利耳民  
窮爲盜非國之福近侍左右皆爲與都刺合蠻所啗元主  
惑之楚材言不行乃太息曰撲買之利旣興必有躡跡而  
纂其後者民之窮困將自此始矣○二月以孟珙爲四川  
宣撫使兼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州軍馬珙遂大興屯田  
○以劉南壽爲廣東運幹使○以陳隆之爲四川制置使  
知成都府○三月貶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彭大雅官  
秩大雅當蜀殘破之初披荆棘冒矢石城重慶以禦利閭  
蔽夔峽爲蜀之根柢至是以城陷削三秩蜀人懷之爲立

廟祠焉○四月詔史嵩之還朝罷都督府嵩之在鄂諸將  
皆以捷聞帝眷顧益隆故召還○以杜杲爲沿江制置使  
知建康府○元使王檝來議歲幣○九月喬行簡致仕○  
閏十二月李宗勉卒○以游侶知樞密院事徐榮叟簽書  
樞密院事范鍾參知政事○元東平萬戶嚴實卒子忠濟  
嗣○詔以明年爲淳祐元年

辛丑淳祐元年元太宗十三年春正月詔追封周敦頤汝南伯張  
載鄱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朱熹徽國公並從祀孔  
子廟庭黜王安石從祀先是慶元中著作郎李道傳請下  
詔崇正學取朱熹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頒

之大學仍請以周敦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從祀太常少  
卿徐僑禮部尚書李埴皆繼以為請未及施行至是詔曰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  
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  
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  
未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  
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尋  
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為萬  
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  
黜之越二日遂加封爵云

龜鑑曰尊祀黃耆周家所以師賢分祀聖哲唐家所以  
崇道此則耆德之儒名家所師有不可以不重也蓋儒  
先重則吾道亦重儒學輕則吾道亦輕理宗之褒儒先  
其審諸此歟五君子從祀啓於淳祐祇謁先聖之春天

札一頒吾道增氣使萬世而下皆知儒先道義之尊非  
周唐尊祀之意歟

帝謂孔子遂臨太學御崇化堂命祭酒曹威講禮記大學  
篇監學官各進一秩諸生推恩賜帛有差以紹定三年所  
製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子思孟子道統十三贊  
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學規賜焉○

三月趙以夫罷○四月以與芮嗣榮王貴謙嗣沂王與芮  
帝母

也○秋七月高麗王暎以其族子淳為質于元以求成○  
冬十月元以牙刺尾赤行省于燕京專領中書事○十一  
月元主殂于鉞鐵鐸胡蘭六皇后禿里吉納治國事元主

性嗜酒晚年尤甚耶律楚材數諫不聽乃持酒糟之金口以獻曰此鐵為酒所蝕尚致如此况人之五臟耶元主悅賜以金帛勅左右日進酒三鍾即止是年二月疾篤脉絕諸藥不能療六皇后素干國政不知所為召楚材問之時權姦滿朝粥獄賣官而奧魯刺合蠻等尤強肆控治諸國楚材對曰今朝廷用人不當天下罪囚必冤枉故天變屢見宜赦天下六皇后亟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頃之元主蘇后以為言元主首肯赦發而脉復生十一月疾愈已久楚材以太乙數推之不宜田獵奏之數四左右皆曰若不騎射何以為樂元主從之出田五日還至鉞鐵鐸胡

蘭與奧魯刺合蠻飲翼日卒年五十六六皇后召楚材問以儲嗣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先帝遺詔幸遵行之后不從遂稱制奧魯刺合蠻專政用事權傾内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令其從意書填且曰奧魯刺合蠻奏准事理令史若不書填則斷其手楚材力諫曰軍國之事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斷手乎后以其先朝勲舊曲加敬憚焉元太宗七子長

曰合西反二皇后字灰所生也蚤卒有子曰海都次諱貴由是為定宗曰濶端曰屈出曰合刺察兒六皇后所生也

曰含册口滅立七皇后既稱制于和林號令不行國政中微元不相統一六皇后

主壘于起輦谷後追謚曰英文皇帝廟號太宗鉞音訛鐸音孤地名

四明陳氏曰元太宗仁厚簡默服御儉素委任大臣畧無疑貳政歸臺閣朝野無事西北中原皆入版籍遂有天下三分之二特晚年皇后乘怠竊柄回回以貨致寵爲可惜焉

丘氏曰按元史窩濶台死于辛丑之十月乃馬真氏專國至丙午年七月貴由乃立爲君嗚呼秦晉鄭宋燕趙之區古所謂中州者也當是時中州之地盡屬蒙古非徒華統于夷而又男統于女天地之間純陰用事無復一綫之陽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豈非天地之大變乎  
十二月余天錫卒

壬寅二年春二月游侶罷○以范鍾知樞密院事趙葵知樞密院事別之傑簽書樞密院事葵上疏曰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䟽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畧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爲官擇人不爲人而擇官用之旣當任之旣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帝嘉納之○以徐榮叟參知政事○元侵蜀孟珙遣師禦之時元也可那延自京兆取道商虜以趨三州遂攻瀘州孟珙遣王令屯江陵及郢州劉全屯沙市焦進自江陵出襄與諸軍會張祥屯涪州以備之且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

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殉由

是諸將稟命惟謹沙市城在荆州府城東南

○元燕京行省郎中姚樞棄官隱于蘇門時牙刺瓦赤在

燕所屬惟事貨賂以培克媚之樞為幕長一切拒絕因辭

職携家往輝州之蘇門墾荒雲門糞田數百畝誅茅為屋

城中置私廟四室中堂龕魯司寇容傍列周程張邵司馬

六君子像讀書其間衣冠莊肅以道學自任佳時則鳴琴

百泉之上自版小學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朱子或問家

禮俾揚惟中版四書集註曰尚書版詩傳折衷易程二傳

書蔡氏傳春秋胡氏傳又以小學書流布廣命弟子楷

克為沈氏活版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論說諸書行之蘇門山在

輝縣西南龕音堪

○夏五月趙葵罷○六月徐榮叟罷○以余玠為四川宣

諭使初玠家貧落魄無行亡命走揚州作長短句以謁趙

葵葵壯之留置幕府俾帥舟師沂淮入河所向有功累擢

淮東制置副使入對言方今指即戎之士為麓人斤為噲

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

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以獨

當一面乃授是職事干機速許同制臣共議措置先行後

奏落魄貧無家業不檢束也噲樊噲也伍行列也歸信黜

後居常怏怏羞與泮灌等因過樊噲門歎曰生乃與噲

也伍

○元人侵真州杜杲敗之○以別之傑同知樞密院事高  
定子簽書樞密院事杜範同簽書樞密院事杜範抗言時  
政無有私隱同位憚之○秋七月元人入通州屠其民而  
去○九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十月進封史嵩之宋國公  
○十二月別之傑罷

癸卯三年春正月以呂文德爲福州觀察使侍衛馬軍副  
都指揮使總統兩淮出戰軍馬○二月以余玠爲四川制  
置使知重慶府初蜀中財賦入戶部五司者五百餘萬緡  
入四總領所者二千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

自寶慶二年失關外端平三年蜀地殘破所存州郡無幾  
國用益窘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  
或老或庸或弊或貪或慘或謬或遙領而不至或開隙而  
各謀終無成績於是兩川無復紀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  
成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法度蜀日益壞玠至大更  
弊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于府左供帳一如帥居下令曰  
欲以謀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  
遣之士之至者玠不厭接咸得其驩心言有可用隨其才  
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遂於利閬城大獲山以護  
蜀口蓬州城營山渠州城大良平嘉定城舊治瀘州城神



臂山其他因山為壘基布星列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屯兵

聚糧為必守計民始有安上之心玠又作經理四蜀圖以

進曰願假十年手挈四蜀之地還之朝廷然後歸老山林

臣之願也遼音杏謹選也大獲山在保寧府蒼溪縣東蓬

州屬順慶府營山在蓬州東今為縣渠州今為○三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元前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楚材以奧魯刺合蠻專

位會六皇后有疾遂罷楚材或諧之曰楚材為相二十年

天下貢奉皆入私門后使衛士視其庫藏惟名琴數十張

○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楚材天資英邁夙出人

失其宜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欲以身殉天下每陳國家利

四明陳氏曰元太宗承大亂之後天網人理幾乎泯絕

加以南北之政每有相戾出入用事之臣又皆諸蕃降

附言語不通趣向不同楚材以一書生孤立其間欲行

所學可謂難矣幸賴太宗諫行言聽故能力行不顧然

而見於設施者猶十無二三向使無楚材國不知其何

如也

丘氏曰世史蒙古之臣皆書死而楚材書以卒何楚材

仕於蒙古法制未正之初宋子貞謂當時無楚材不知

人類何如耳是其有功丁華人甚大蓋非木華黎輩專

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滅一事平

居不妄言笑及節士温恭之容溢于外莫不感其德焉

表雖案牘滿前酬答不

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律

政已言不見用力求避

或諧之曰楚材為相二十年

天下貢奉皆入私門后使衛士視其庫藏惟名琴數十張

○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

失其宜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欲以身殉天下每陳國家利

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律

以拓地開疆者比也蒙古之人言漢人無益欲空其人  
以為牧地賴楚材之言而止蒙古攻汴梁久不下欲城  
下之日屠之亦以楚材言而止嗚呼仕夷之人皆以救  
民為心如楚材又何責焉

元便宜總帥汪世顯卒子惟正嗣世顯善兵能將重儒愛

民儉勤自持有古名將之風元之入蜀世顯之功為多至是召至和林賜金虎符授使

宜總帥統秦鞏定西余蘭挑會環隴慶陽平涼德順鎮戎原階成岷疊西和等一十州事無鉅細悉聽裁決還而卒

○余玠城釣魚山徙合州治之玠從冉璉及第璞之謀也

玠密以其謀聞乎朝請不次官之詔璉權發遣合州璞權

通判合州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蜀始可守璉播州人及弟

璠俱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閩帥辟召皆堅辭不至聞玠賢自請府上謁玠與分廷抗禮待以上客璉璞居數月無所言玠疑之乃更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聖畫城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衆人也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璉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也玠若任得其人請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密以聞玠合州東

甲辰四年春正月帝製訓廉謹刑二銘戒飭中外訓廉銘

曰周典六計吏治條陳以廉為本乃良而循彼肆貪虐與

射虎均肥于其家多瘠吾民縱違于法愧其冠紳貨悖而

入菑及後人我朝忠厚黜貪為仁咨爾群辟是訓是遵謹

要

刑箴曰吾民同胞疾痛猶已報虐以威刑非得已仰惟祖  
宗若保赤子明謹庶獄惻怛溫旨金科玉條毫析銖累夫  
何大吏茂棄法理逮于郡邑濫用笞箠典聽朕言式克欽

止六計謂廉善廉能廉  
敬廉正廉法廉辨也

○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事劉伯正簽書

樞密院事範固辭遂與鳴復俱罷初杜範為殿中侍御史  
嘗論鄭清之李鳴復之

過不行即棄官去至是不屑與鳴復共政上疏辟位而去  
帝遣使召還太學諸生上書論範宜留鳴復宜斥史嵩之

諷諫議大夫劉晉  
之并論罷二人○三月以吳淵簽書樞密院事○九月

史嵩之以父憂去位詔起復之罷將作監徐元杰及逐遊  
士之居京學者冬十一月史嵩之乞終喪制許之先是嵩

之開督府竭國用而無成功其從子璟卿諫曰久開督府

所成何功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匱於應辦誠恐

禍起蕭牆危如朝露為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幙之群小悉

石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戮力王事以收桑榆之功

不從已而黃濤劉應起徐霖等果上書論嵩之姦深擅權

帝雖不聽而論者益衆及父彌忠疾亟嵩之謁告許之翌

日彌忠卒詔嵩之起復徐元杰上疏以為不可帝不聽元

杰遂去於是大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人上書曰嵩之心

術回邪縱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墮將士心以厚貲

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為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私室

蓄積姦謀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今嵩之亡父以速其去中外方以爲快而陛下起復之命已下矣陛下姑曰大臣之去不可不留嵩之不天聞疾不省聞訃不行徘徊數日牽引姦邪布置要地彌縫貴戚買囑貂璫轉移上心衷私御筆必得起復之禮姦謀已遂然後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有憂戚之容大臣居天子之下百官之上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爲無父之國矣古者固有釋衰經從王事者以其才足濟時也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謂其有折衝萬里之才歟則嵩之本無

捍衛封疆之能徒有劫制朝廷之術謂其有經理財用之才歟則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徒有私自封殖之計陛下眷留將以利國殊不知貽國無窮之憂也嵩之爲計亦姦矣自入相以來知二親年老慮其不測思爲起復之計起復未卒哭之焉光祖爲淮東總領未終喪制許堪爲鎮江守臣以預爲己之地也故今里巷爲十七字之謠曰光祖做總領許堪爲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姦陛下獨未知之乎臺諫不敢言嵩之瓜牙也給舍不敢言嵩之之腹心也侍從不敢言嵩之之肘腋也執政不敢言嵩之之羽翼也嵩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方

且擢姦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陽城毀麻之辱也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卿反噬之虞也自古大臣不出忠孝之門席寵怙勢至於三世未有不亡人之國者今史氏秉鈞三世矣天下士民惟知有史氏陛下孤立其上甚可懼也夫欲去之而陛下留之堂堂中國豈無君子獨小人而不悟是陛下欲藝祖三百年之天下壞于史氏之手而後已此臣所以痛心也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若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况復置之具瞻之位乎不報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劉時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皆上言切諫亦不

報者不謂天不無也子以父為天故喪父曰不天卒也卒矣拜相用白麻寫制不用印也德宗欲相裴延齡陽城為諫官曰白麻出我必毀麻哭於庭竟不相之呂惠卿反噬王石安

史臣論曰先王建學育賢之制其有功於世道深矣宋自建立太學以來幾三百年其純德淑行君子能以忠讜自任力諫世變者恒不乏人盖由能明先王之制教育有方而致然耳然太學生上書諷諫實自鄧肅始宣和間徽宗淫侈無度禍亂將作鄧肅乃進十諫詩有云但願君王安百姓國中何日不春風蔡京怒曰不殺肅恐浮言亂天下即放歸田里既而金虜入寇太學生陳

東等伏闕上書數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彥朱勔之  
罪指爲六賊乞誅之以謝天下及罷李綱尚書右丞親  
征行營使東復上書極諫願復綱職以安天下之心上  
皆不納後於高宗朝力詆黃潛善汪伯彥不可任李綱  
不可去遂以狂直棄市由是汪黃肆惡愈甚而太學生  
魏祐又論其誤國十罪矣孝宗隆興二年湯思退急於  
和好之成大學生張觀等七十餘人上書言湯思退王  
之望尹穡約議虜人宜斬之以絕和議寧宗嗣位李沐  
以韓侂胄之黨蒙蔽天聽乞罷趙汝愚政柄太學生楊  
宏等六人上疏諫曰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

非黨灼李沐之姦邪竄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  
心詔宏等妄亂上書扇搖國政各流五百里嘉定十二  
年太學生何處恬論尚書胡榘欲與金人議和亦請誅  
之以謝天下此皆諸賢明善講學之功也馴至理宗世  
變國危尤甚邪臣史嵩之藉其從父彌遠之勢謬爲元  
宰封豕其貪侍從不敢斥其非臺諫不敢指其惡未丁  
父憂遂謀起復天倫之喪其甚矣乎於是太學生黃愷  
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衆口同辭以攻廢憲  
其畧曰君親等天地忠孝無古今昔宰我得罪於聖門  
若斯人得罪於宰我此天地所不覆載日月所不照臨

鬼神之所共殛天下萬世公論之所共誅其去夷狄禽獸之不遠矣又曰若鄭居中王黼輩頑忍無耻固持祿位甘心起復絕滅天理卒以釀成靖康之禍往事可鑒也彼嵩之何人哉心術回邪踪跡詭秘彙在督府以和議墮士卒心以厚貨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為之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之私室蓄積姦謀險不可測故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在朝廷一歲則貽一歲之憂今不亟去之是率天下為無父之國矣嗟夫其言辭剴切義理剛正使我狄聞之足以黜其禽獸之行天地鑒之足以益其元氣之和士類頌儀之足以敦其澆漓之薄

自非宋德隆厚教育有自何以致乎賢士輩出以明忠孝之道烏惜乎理宗庸闇不明惑於武學劉耐邪說遂皆指為遊士而逐之也雖然宋之理宗不能信賢而去佞矣後之嗣天位者獨不能舉此以為彞倫之龜鑑歟書曰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正謂此爾

武學生劉耐知帝嚮意用嵩之遂叛四學而上書曰秦人焚坑之禍漢末黨錮之獄使名士淪亡典籍消滅以貽千百年不可追之恨者其端始于一二愚生橫議爾鄭國之人聚于鄉校以議執政之然否而子產不毀鄉校付之自

然人皆賢之臣獨恨子產之無以變士習淑人心也今陛下尊居天陛置輔相于左右蓋將以立國也而輕儂浮薄者乃指名大罵之然則朝廷何以為朝廷中國何以為中國信斯言也生人之類滅矣若使嵩之果匿喪旬餘設謀起復固無以逃天下後世之議若起復出於陛下憂時之本心亦當顯示天下揭臣此章於四學俾輕儂浮薄者有所警戒太學齋廊因榜云丞相朝入諸生夕出丞相夕入諸生朝出時范鍾劉伯正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籌逐遊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以辭先聖曰天之將喪斯文實繫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

遽羅逐斥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國廣學校以儲才非惟衍豐邑以遺後人抑且隆漢都而尊國士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釐為四學彘彘束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寧畏觸機直言安石之奸共惜元城之去實惟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緘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咎歸過于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昔鄭僑且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為非彼既便已行之吾亦何顏居此厄乎吾道告爾同盟今見義而不為當行已而有耻苟為飽煖是貪周粟之羞相與携持毋蹈秦坑之慘斯言既出明日遂行與籌遂盡削遊



士之籍嵩之自知不為公論所容上疏乞終喪制帝乃許  
之左傳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白毀鄉校何如子  
潤澤生芑穀喻養成人才也劉安世魏人號元城登進士  
第哲宗時遷臺諫論事剛直一時敬憚目之曰殿上虎坐  
黨安置英海等州孔子觀周見古廟右階前有金人三緘  
其口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宋仁宗時王拱宸既傾杜  
衍以及蘇舜卿除名  
喜曰吾一網打盡矣

筆斷曰建學立師之道誠不可不慎也道之以正則所  
學之人無不正道之以邪則所學之人無不邪矣蓋古  
者帝王建國君民以學為先五帝學曰成均夏后氏有  
東序西序殷人有左學右學周人辟雍皆國學也皆所  
以明人倫也未聞有武學之制也皇宋南渡戎虜憑陵

國勢孤危累戰累敗故時君恨無名將乃立武學使習  
兵畧焉嗟乎夫所謂兵畧者乃聖人戡定禍亂之能事  
非後世善於攻戰之智術也古者炎帝侵陵諸侯蚩尤  
最為強暴軒轅以神謀聖筭脩德治兵與炎帝戰而勝  
之又擒蚩尤於涿鹿故戰伐之機始於是矣自三代以  
降聖道不行孫吳既出野戰者則拽紫而揚塵城守者  
則火牛而奔陳於是徂詐生焉譎計成焉而聖人仁義  
之師絕矣今而武學之建不過欲使學者專習乎此效  
孫武之奇謀尚吳起之異畧險薄其心深刻其計然後  
擇之以為名將耳嗟乎古之所謂名將而能成其破敵

之功者非出於姦詐有餘之術實出於仁義有德之謀  
若漢之鄧禹諸葛亮唐之李晟郭子儀是也今使邪佞  
之人先韜畧而後詩書先詐術而後仁義是猶誨盜以  
偷倣虎以翼耳鳥足以為名將烏此武學劉耐所以立  
心不滅卒叛四學上書之人而黨於權臣史嵩之也嗟  
乎學者立心不滅豈止不諳將畧而國家作養賢才若  
黃愷伯等亦皆為其所逐而國為之一空矣然則制不  
師古乃有絕賢喪邦如是之患後之欲建學而求賢者  
可不鑑於此哉

○吳淵罷○十二月以范鍾杜範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

使劉伯正參知政事游侶知樞密院事○以鄭清之為少  
保奉朝請封衛國公居京日與賓客門生徜徉山水間帝  
御書輔德明謨之閣賜之明年加少師賜玉帶及甲第于  
西湖之養魚莊○以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至江陵所恃三  
海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  
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乃脩復內隘才有一  
別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  
江因障而東之俾透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  
高下為渠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  
民不知遂為江陵天險

乙巳五年春正月劉伯正罷監察御史孫起予言其隱默  
充位故也○以李性傳簽書樞密院事○二月呂文德敗

元人于五河復其城五河縣今屬鳳陽府

○夏四月杜範卒○元大納侵江陵孟珙敗之○七月元

人侵濠州知州呂文德敗之○十一月以陳韓同簽書樞

密院事○十二月以游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趙葵知樞

密院事李性傳同知樞密院性傳尋罷

丙午六年元定宗元年春二月范鍾罷鍾直清守法為時名相

與游侶不協力辭而去○元人入兩淮呂文德敗之○元

人入蜀余玠敗之○夏六月以陳韓參知政事

元定宗名貴由太宗長子太宗崩後乃即位二年崩壽四

十三

帝母六皇后臨朝者五年法度不一內外離心加之連年大旱河水盡涸野草自焚牛馬多死人不聊生

太宗之政衰矣

秋七月元主貴由即位于速蔑都元自太宗殂諸王近屬

自相攻戰國內大壞至是元主始即位諸王不服將謀不

軌會雷雨大作行營水深數尺遂各散去

丘氏曰元太宗死至是貴由始立國無君者五年嗚呼

當是時中國之人仕蒙古者咸受制於一胡婦人非獨

忘其身之為葉而珎不自知其身之為男也世道至此

何等時耶

○九月京湖制置大使孟珙卒

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參佐部曲論事

言各相異洪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愜調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者遠貨色絕滋味自號澹菴居士

○冬十二月

詔史嵩之以觀文殿大學士元國公致任○元侵京湖江淮州縣

丁未七年

元定宗二年

春正月以嗣榮王與芮子孟啓為宜州

觀察使○四月以王伯大簽書樞密院事吳潛同簽書樞

密院事○以鄭清之為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以趙葵

為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軍而知建康府便宜行事陳辯

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知潭州時江淮京湖邊警日

至帝深憂之鄭清之薦二人可大任帝從之二人既受命

捷音日至矣○游侶罷○七月吳潛罷○以別之傑參知

政事鄭家同簽書樞密院事八月家罷○高定子卒○呂

文德敗元人于泗州

戊申八年

元定宗三年

春三月監察御史陳垓言民命與國脉

相維獄訟不當刑罰不中則無以保斯民之命脉尚何以

保吾國之命脉因極言檢覆決獄踈決推勘拘鎖刺環奏

裁詳覆重勘追證十弊從之○元主殂于胡眉斜陽吉兒

皇太后禿里吉納復治國事

史臣曰定宗之在位也委政于皇太后及近習而已是時國內大旱河水盡涸野草自焚牛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諸王及各部又遣使於燕京迤南諸郡徵求貨財弓矢鞍轡之物或於西域回鶻索取珠璣或於海東樓取鷹鷂驛騎絡繹晝夜不絕民力益困然自壬寅以來法度不一內外離心而太宗之政衰矣

○夏六月以徐鹿卿為樞密使○七月以王伯大參知政事應徽同知樞密院事謝方叔簽書樞密院事史宅之同簽書樞密院事伯太尋罷○十月別之傑罷

已酉九年春正月詔禮部貢舉精加考核○封子益啓為益

國公○以周世宗八世孫柴彥頰襲封崇義公○置慈幼局于歸安收養道路遺棄初生嬰兒

許浩曰夫人之至愛莫若父子而至痛莫若離棄捐至愛而處至痛非甚不得已不為矣是誠仁人之所愍也理宗置慈幼局收養道路初生遺棄嬰兒似也獨不念此嬰兒之父母若為而捐至愛處至痛乎理宗之時邊方多事征賦無藝民於其身且不能保無以庇乎子矣理宗為民父母不能為之料理以相安而相保至使骨肉相棄而區區置慈幼局以收養之局豈能盡收養哉古今之稱善養老者莫若文王而其為養不過置其田

里教之樹耆導其妻子使之自養而已固不能人人而養之也如必欲人人養之則文王之養老須置局矣文王之心豈不仁如理宗也耶

○閏二月以鄭清之為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趙葵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應徽謝方叔參知政事史宅之同知樞密院事鄭清之辭免太師許之○四月壬寅朔日有食之○以淮東制置使丘岳兼淮西制置使岳在揚與元戰多捷聞賊脩舉帝嘉之故有是命親書忠實二字賜焉○五月趙葵乞歸田里不許○陳諱罷○十一月應徽罷○十一月以吳潛同知樞密院事徐清叟簽書樞密院事○史宅之卒

庚戌十年春二月詔榮文恭王府講通鑑綱目莊文府講朱熹論註集解○三月以賈似道為兩淮制置大使知揚州李曾伯為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趙葵罷○五月以善珩為嗣僕王○余玠大敗元人于興元

辛亥十一年元憲宗元年春正月改封建國公孟啓為建安郡

王賜名孜建安郡今建寧府

○三月嗣濮王不擅卒○以謝方叔知樞密院事徐清叟同知樞密院事吳潛參知政事

元宗憲諱蒙哥睿宗拖雷長子太祖之孫定宗崩後乃即位九年壽五十一崩

帝剛明雄毅沉斷寡言不樂燕飲不好侈靡  
雖后妃不許之過制賢於前代之諸帝遠矣

夏六月元主蒙哥即位于闊帖兀阿蘭先是定宗之殂諸大臣欲奉屈出之子失烈門久而不決至是兀良哈以太祖諸孫惟元主謙慎聰明宜立諸大臣兄弟皆曰可乃大會而即位焉失烈門不服元主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之取主謀者誅夷之由是始定遂罷不急之役嚴軍律以安民又以自太宗以來群臣擅政凡有詔令必親為之政始歸一元良哈速不  
史臣曰元定宗死至是憲宗始立國無君者又三年嗚呼國而無君何以為國蒙古初起本無遠圖其後皆中

國人教之安中國爾

○秋七月元主命其太弟忽必烈總治蒙古漢地民戶事開府于金蓮川承制封拜先是姚樞隱居蘇門以道自任太弟遣趙壁召之樞至見太弟聰明才不世出虛已受言而大有為乃盡其平日所學為書數千言上之首以二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時政之弊為條三十本末兼該細大不遺太弟大奇其才動必見詢樞言于太弟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為後必有讒者矣不若惟掌兵權凡事付

之有司則勢理順安太弟納之金蓮川在萬全都司之雲州堡○元以蒙

哥撒兒為斷事官孛刺合為大必閣赤掌朝貢事晃兀兒

留守和林答塔阿監答兒副之茶寒業廖于統蒙古漢軍

侵兩淮載答兒統蒙古漢軍侵四川和里互統蒙古漢軍

伐吐蕃牙刺瓦赤不口兒幹魯不覩答兒行中書省事于

燕京麻速忽訥懷塔刺海王伊吾廬至阿毋河迤南事阿

兒渾主和刺珊迤西事斷事官掌國訟其權任為至重大必閣赤其任猶中國之左丞相也

○冬十一月鄭清之致仕遂以太傅克醴泉觀使封齊國

公奉朝請越六日而卒清之不好立異以定策功久居宰輔其再相也年臨哀暮政歸妻子

閒廢之人或因緣以賄進為世所少然端平之治有足稱者焉○以謝方叔吳潛為左右

丞相徐清叟參知政事董槐簽書樞密院事○元蒙古也

窩伐高麗○元太弟忽必烈置屯由經畧司于汴梁姚樞

請以秋去春來之兵分屯要害敵至則戰退則耕積穀高

廩邊備既實俟時大舉則宋可平太弟善之遂置焉由是

東西數千里民人安業翕然歸心矣○元以史天澤趙壁

為河南經畧使天澤選賢才居幕府以清其源置提領布

郡縣以察奸弊均賦稅以蘇疲困更鈔法以通有無設行

倉以給軍餉立邊城以遏敵衝誅奸惡以肅官吏立屯田

保甲以實邊鄙河南太治○游侶卒

壬子十二年元憲宗二年春正月王堅復興元府○二月乙卯



朔日有食之○元人侵隨郢安復州○余玠敗元人于嘉定府○元汪惟正城沔州○元主徙其太宗六后及諸王于邊賜定宗后死竄太宗孫失烈門于沒脫赤元主以諸王嘗欲立失烈門故也又以定宗后亦納里合敦以厭穰賜死禁錮失烈門于沒脫赤○六月元主以漢地分封宗屬命太弟於汴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太弟遂請關中元主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由是太弟忽必烈有關中河南之地○元太弟忽必烈以楊惟中為河南道經畧使時河南總管劉福貪鄙殘酷

害虐遺民將二十年惟中至召福聽約束福稱疾不至

召之使謂曰爾不奉詔吾以軍法行事福以數千人擁衛

而至惟中即握大挺繫福跽之福數日死百姓鼓舞稱快

○嚴衢婺信台處建劔邵九郡同日大水肩城郭漂室廬人民死者以萬

數徐清叟奏曰唐五行志云取財過度則陰失其節而水

溢今日國課所入未免增直取贏而商賈告病此又水之

所由應也漢關中大水翼奉以為親舅后之故也今日少

抑宦官戚畹亦可以回天意矣帝即日令學士院降詔遣

使分郡賑恤帝曰聞福建水傷人頗多清叟奏水退之後

貧民無以為生亦有自經溝瀆者聞帥臣陳枋發楮三十

萬漕臣饒虎臣發楮五十萬米五千石以賑之乞與除豁使知聖旨帝欣然從之其後蠲九郡苗木凡二十二萬五

千八百七十石有奇翼奉下邳人精於律曆陰陽之占漢元帝初以諸儒薦徵待詔數言事宴

見天子敬焉官拜博士諫議大夫諸軍計師與往建邳南劔國子監簿葉隆禮往嚴衢信登聞檢院胡大昌往發處

台告勅凡一百道分遣有差

○秋八月行會天歷○元主命太弟忽必烈帥師伐西南

夷太弟旭烈帥師代西域克的不花帥師伐波黑奚撒里

帥師伐印都印都古天竺國也○九月嗣沂王貴謙卒○十

月以徐清叟參知政事董槐同知樞密院事○嗣濮王善

珮卒以善真代之○十一月吳潛罷以浙東福建大水故也○印都

朝貢于元○元兀良哈及伐附都鄯善烏爨摩比等國皆

降之

癸丑寶祐元年元憲宗三年春正月詔以太祖十一世孫建安

郡王攸為皇子賜名祺進封永嘉郡王○二月己酉朔日

有食之○元汪惟正城利州沔利既城元人且耕且守於

是蜀土不可復矣○元渡漢江次于萬州遂入西柳關高

達敗之○元兀良哈及敗羅部于夷河浪山遂會太弟滅

大理虜其國王段智興以歸得五城八府蠻部三十有七

○五月召四川制置使余玠還六月以余晦為四川宣諭

使大是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不受

節度所至劫掠毒虐富人以脅取金帛蜀人苦之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謂班聲如雷江水為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夔兵精勢張視侍郎為文臣必不肯甘心從令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絕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為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玠斬之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

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且有危言而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姪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昌言玠失戎伍心帝感之世安乃與玠抗玠鬱鬱不樂玠專制西蜀交結權要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帝不荅清叟曰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召之或不至耶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帝然之乃以資政殿學士召而以知鄂州余晦為宣諭使國子司業葉夢鼎言蜀當垂亡危急之秋晦恐不能勝其任乞改命謝方叔固以為能乃止

山在成都府金堂縣南

○元使札剌兒伐高麗○秋七月資政殿學士余玠卒初玠聞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疾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焉

四明陳氏曰余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於脩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言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閭未有及之者惜其遽以太平自託進蜀錦蜀戩過於文飾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進退遂來讒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群小虛實

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於姚世安拒命威名頓挫齋志以沒惜哉

八月以余晦為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十二月追贈故直龍圖閣李道傳謚曰文節

甲寅二年元憲宗四年春正月元城閬州○詔工部尚書陳德

毅察訪官吏于荆蜀江淮於是被黜者百十七人○二月

元圍嘉定知府俞興敗之○元人入東川遂城紫金山東

郡今潼川州紫金山在潼川州益亭縣蜀之要地

○元人侵合州知州王堅敗之○元人侵廣德軍曹世雄敗之○夏四月以徐清叟知樞密院事董槐參知政事○

元主祭天于日月山○六月詔籍余玠家財侍御史吳燧等論故蜀帥余玠聚歛罔利七罪玠死其子如孫盡竊帑庾之積以歸詔錄玠家財以犒師賑邊如孫遂認錢三千萬徵之累年始足○加兩淮制置大使賈似道同知樞密院事○召余晦還閏月以李曾伯為四川宣撫使兼京湖制置大使進司夔州初余晦制下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令不甚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矣今者天斃余玠乃祖宗在天之靈社稷無疆之福陛下大有為之機也今乃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堪任重余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夷狄聞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也

乞賜收回所除內批帝不聽及晦在蜀屢敗邊事日急乃召還董槐疏言蜀事孔棘願假臣宣撫之名置司夔門以固荆蜀輔車之勢帝以槐言事無隱能格君心不為容悅每以諸葛亮自許方嚮用之不許而以李曾伯為之輔車也車牙也

○秋八月元兀良哈反滅吐蕃

吐蕃土地肥饒兵強民足有戶三十萬鄰國畏之兀

良哈反自大理進攻其酋長浚大脫因塔里固守力屈乃降哈反因用以為鄉導攻別部落

○下利州

西路安撫使王惟忠大理獄殺之先是惟忠聞余晦鎮蜀心輕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晦怒誣奏惟忠潛通北國詔下大理勘官陳大方燬成其事遂斬于市血上流而



编码错误

37~38

色不變且謂大方曰吾死訴于天未幾大方亦死○十月  
進封皇子襟為忠王○十一月元人城光化軍○元太弟  
忽必烈以庶希憲為京兆宣撫使希憲魁偉有威容嗜書  
尤篤一日方讀孟子聞太弟召因懷以進太弟問何書對  
曰孟子太弟問其說謂何對以性善義利之分愛牛之心  
擴而充之足以恩及四海太弟善之因目為庶孟子又一  
日與諸貴臣校射連發三中諸臣驚服曰真文武全材有  
用書生太弟自雲南還以京兆分地置宣撫司命希憲為  
使京兆諸郡臂指隴蜀諸王貴藩環雍周臣戶雜戎羗尤  
號難治希憲抑強扶弱摘伏摧姦境內大安少暇則延方

耆宿辟智仲可於幕府扁所居堂曰止善公退則坐於是  
明經讀史凡義理精粗事物得失必研究之時富民貸錢  
民間至本息相當者責其入本又以息為券歲月責償號  
羊羔利希憲知之命歲月逾久毋過本息對償餘皆取券  
焚之遂定為令○元命張柔移鎮城亳州柔以連歲用兵

兩淮艱於糧運奏據亳州之利命柔率山前八軍城而戍  
之柔又以渦水北隘淺不可舟軍既病涉襄漢魏博粟皆  
不至乃築甬道自亳抵汴堤百一十里流深而不能築復

為橋十五橫以二堡戍之

王幼學曰恐敵鈔掠其粟故築垣墻如街巷是為甬道

乙卯三年

元憲宗五年

春正月己未雷詔罷元夕張燈從起居

郎牟子才之言也○二月以蘄州防禦使乃猷奉沂靖惠  
王祠事○治全子才等喪師罪罷其祠祿時元人侵漢蜀  
荆淮帝深憂之給事中王楚言國家興元人本無深仇而  
兵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輕而無謀遂至隻輪不返全  
子才誕妄慘毒今乃援劉子澄例自陳改正乞正其罪以  
為喪師誤國之戒帝從之○元太弟忽必烈召許衡為京  
兆提學不至衡懷慶河內人幼端慤與群兒嬉戲即畫坐  
作進退周旋之節群兒莫敢犯年七八歲受學於鄉師過  
目輒不忘一日問其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應舉取第耳  
曰如此而已乎師曰大奇之謂衡父母曰此兒穎悟非常他

日必有過人者吾不能為之師固辭而去稍長聞人有書

即往求觀父母以歲饑時艱嘗危之每與俱往人厭其迂

舅氏為河內典史衡從授吏事參撫名議考求立法用刑

之原父之宣宗山陵役起金之州縣追呼旁午衡代舅氏

分辨及還歎曰民不聊生而事督責以自免吾不為也遂

不復詣縣而決意求學時國土日蹙民皆轉徙無從師授

且艱得典籍父母亦以世方亂欲使知占候之術為避難

計遂令與日者游因於推步占候之家見尚書疏義皆散

亂毀缺衡三往就宿皆手錄之由是刻意墳典考求古者

為治為學之序操心行已之方一言一行必質之書故雖



亂離之際人亦稍稍從學焉已而隱居于大名竇默深加  
 敬遇每相見則危坐終日出入經傳泛濫老釋下至醫卜  
 諸子百家兵刑貨殖水利筭數之類靡不研究聞姚樞以  
 道學自任乃詣蘇門見之樞授以伊川易傳晦庵四書集  
 註或問及小學書衡讀之深有默契于中遂手寫而還謂  
 學者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  
 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于小學洒掃應對以  
 為進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唯先生命遂悉取向  
 來簡帙焚之使無小大皆自小學入衡亦旦夕精誦不輟  
 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冬盛暑不廢也諸生出入惴栗

惟謹客至則懽然延接使之惻然動念漸濡喜意而去嘗  
 與其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他書雖不  
 治可也既而移家蘇門依姚樞以便講習及樞被徵衡獨  
 處蘇門始有任道之意太弟聞其賢授京兆教授衡不受  
 復徙大名使者訪焉遂偕往至是以廉希憲之薦乃授提  
 學力辭不受年四十七矣

墳大也一日山墳言君臣名物  
陰陽兵象一日氣墳言歸藏生

物長育牛殺三日神墳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即伏羲神  
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也○典常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即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  
舜之書謂之五典也孟浪率畧也莊子云夫子以為孟浪  
之言而我以為  
為妙道之行

○三月以王栻簽書樞密院事○以吳淵為京湖制置使

知江陵府○六月賈似道敗元李壇于海城壇李全子也

降元為山東行省章舊○罷侍御史洪天錫時宦者盧允

升董宋臣擅寵用事天錫上疏論之不報竟去謝方叔請

遷為太常少卿○秋七月謝方叔徐清叟免御史朱應元

論之也○元兀良哈歹伐鬼蠻羅羅斯阿伯阿魯等國皆

降之西南夷盡○八月王埜罷○以董槐為右丞相兼樞

密事程元鳳簽書樞密院事蔡抗同簽書樞密院事○冬

十一月嗣濮王善與卒以善騰代之

丙辰四年元憲宗六年春正月元主大會諸王于王兒陌哥都

始定歲錫錢帛之數○三月以蒲澤之為四川制置使知

重慶府○四月以程元鳳參知政事蔡抗同知樞密院事

加兩淮制置大使賈似道參知政事○五月詔思州播州

嚴飭守備禿將元良哈及自烏蠻趨瀘州攻禿刺蠻三城

報於思播思播以聞詔以銀萬兩命知思州田應庚知播

州楊文結的羅鬼為援且戒思播嚴飭守備以待之思州

今為思南府屬貴州宣慰使司屬四川○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

董槐于城外詔罷槐為提舉洞霄宮竄大學生陳宜中等

六人于遠州刻石三學成諸生毋得議國政槐自以為人

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為然務大體任人先

取故舊之在疏遠者在官率滿歲而遷嗜進者始不悅矣

時帝年浸高操柄獨斷而閭貴妃專寵後宮頗預國政官

資治通鑑卷之七十三

宋理宗紀

者盧允升董宋臣等用事蕭山尉丁大全以戚里婢壻黃  
緣間妃及盧董遂得權侍御史柔浚善逢帝大悅之大全  
由是招權納賄槐惡其為人大全聞而懼遣客私於槐槐  
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為謝了君  
大全度槐終不容已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  
那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  
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邪而噤不言是負陛  
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  
遂出即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怒之乃上章劾槐章未  
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驅迫之

出給令與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關棄槐器  
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  
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槐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  
全既逐槐益恣橫用事道路以目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  
則祖曾唯劉黼陳宗六人上書言進退大臣當以禮遂極  
言大全之姦大全怒諷御史吳衍劾之因取旨削六人之  
籍編管遠州下臨安府押出國門國子祭酒司業率二十  
齋生冠帶送出園橋大全益怒立碑三學戒勵諸生毋得  
譸張噪吻妄議國政又令今後諸生上書須令前廊生看  
詳牒報檢院方許聞奏由是士論翕然稱之號為六君子

馬蕭山縣屬紹興府辟雍四門外水環  
遠皆有橋觀者在水故曰園橋門

○帝御集英殿試進士賜文天祥等及第出身有差○元  
人侵叙州知州史俊敗之○秋七月以程元鳳為右丞相  
兼樞密使蔡抗參知政事張璠簽書樞密院事○九月御  
史朱熠乞汰冗吏不報熠言境土蹙而賦歛日繁官吏增  
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曆特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供一萬  
餘員之俸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財力贍二萬四千餘員  
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欠經常納解欲寬民  
力必汰冗員不報

許浩曰景德慶曆天下如彼其廣賦足用也而食祿之

官如彼其少淳祐寶祐天下如此其蹙賦不足用也而  
食祿之官如此其多豈淳祐寶祐之事繁於景德慶曆  
而官須多設耶未聞疆土既蹙而事反加繁也事不加  
繁而官反多庸詎非倖位耶理宗於國勢日蹙之時而  
有倖位如此欲其財力之贍以禦敵而保國也難矣哉

○元命劉秉忠營桓灤之間為開平府秉忠邢臺人風骨  
秀異英爽不羈年十七以家貧為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一  
日因按牘事有不愜意投筆嘆曰吾家奕世衣冠今乃汨  
沒為刀筆吏乎即棄去隱居武安山天寧虛照禪師聞之  
招致為掌書記後游雲中值海雲禪師被召北覲見秉忠

與之俱行太弟忽必烈甚重之因留侍左右秉忠遂條具時政所宜數十事上之太弟由是日見親遇凡征伐莫不從謀畫良多嘗贊謂天地以好生為德方便救護所全活者不可稱數至是元主欲建城市脩宮室為都會之所太弟言秉忠精於天文地理之術乃命相宅秉忠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為言乃命秉忠營之命曰開平府三年而畢功桓州在萬全都司之雲州灤州屬永平府即上都城邢臺縣屬順德府大寧寺在順德府治西北

○冬十月以張礪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簽書樞密院事馬天驥同簽書樞密院事○十一月蔡抗上疏乞骸骨不俟報而去詔罷其祠祿○十二月元人城棗陽

丁巳五年元憲宗七年春正月詔戒飭群臣○以趙葵為少保

京湖宣撫使判江陵府召吳淵參知政事淵未至而卒○

加兩淮制置大使賈似道知樞密院事○元主罷六弟忽

必烈開府命阿蘭荅兒行省事于京兆勾較河南陝西諸

路財賦或讒于元主曰皇弟得中土心且王府諸臣擅權

為姦利元主信之乃罷開府而命左大必闡赤阿蘭荅兒

以丞相行省事于秦蜀以劉太平為參知政事佐之勾較

諸路財賦阿蘭荅兒性苛刻鍛鍊羅織轉功為罪大開告

訐雲炤可畏由是得罪者衆獨史天澤廉希憲無秋毫可

捃撫云○元侵襄陽高達敗之于白河○三月帝戒有司

延及無辜御筆云朕聞政平訟理則民安其業告訂易俗

則禮義興行近有司受詞多是並緣為奸延及無辜攤賴

緡錢動以萬計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心其耳目所接者已悉

蠲放餘令御史臺覺察以聞攤他于及謂攤滿四數也

○夏四月元紐鄰侵苦竹隘及劔門遂趨東川○五月蒲

澤之復劔門○城荆山為懷遠軍以夏貴知軍事○六月

馬天驥罷○元兀良哈及入交趾兀良哈及入交趾三遣使諭其

○元焚道士化胡經國皆見囚及兵至洮江交人戰敗國王陳勝走海島不

○秋八月以張礪參知政事丁大全同知樞密院事○九

月元主却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傘可值銀三萬餘錠元主

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耳朕獨有此何用却之○冬

十月張礪卒○以林存菴書樞密院事○元主命皇弟阿

里不哥守國自將侵蜀十二月次于六盤時元主用也速

兒駙馬亦孫哥大王之言大會師數宋據殺函絕河津囚

行人之罪自將南侵至東勝河時河水以土覆之如履平

地遂濟次六盤軍凡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入元主由隴

州趨散關莫哥大王由洋州趨米倉亭里義萬戶由漁關

趨馮州○元太弟朝元主于六盤遂罷阿蘭答兒勾較財

賦太弟忽必烈既為元主所疑又為阿蘭答兒所窘大懼

得罪用姚樞策請入覲太弟從之及見元主為泣下兄弟如初即命罷勾較太弟所置行戶部安撫經畧宣撫都漕諸司皆廢

戊午六年元憲宗八年春正月以丁大全參知政事○蒲澤之

帥師復成都府及元紐鄰戰敗績乃還○二月以馬光祖

為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馬光祖為沿江制置使成租稅

辟君僚屬皆及一時之善及移鎮江陵○夏四月程元鳳

罷以丁大全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林存同知樞密院事朱

熠簽書樞密院事○元圍襄陽及樊城高達救卻之○元

李壇侵海州漣水軍○五月嗣秀王師彌卒○九月元主

次于劔門○十月元主取苦竹隘守將揚立張實死之○

十一月林存罷以朱熠同知樞密院事饒虎臣同簽書樞

密院事○以賈似道為樞密使兩淮宣撫使○元人入東

海○元兀良哈反伐羅氏鬼國○元主侵我頂堡守將王

仲降于元元主遂取長獲山○龍州降于元龍州屬廣西道

○十二月元將紐鄰取資州遂取簡州資簡二州今俱為縣屬成都府○

詔馬光祖移司峽州向士璧移司紹慶府以援蜀光祖士

壁迎戰于房州元人敗走峽州今為夷陵州屬荆州府紹慶府今為彭水縣屬重慶府

○高麗王暎使其世子僨朝于元○詔以明年改為開慶

元年己未開慶元年元憲宗九年春正月詔戒中外奉公法圖

實政○隆州雅州降于元隆州今保寧府雅州屬四川道

○元太子辨都卒于王吉河元自忠涪進趨夔州詔蒲擇

之及馬光祖便宜行事忠州涪州屬重慶府

○元兀良哈反入賓象州靜江府遂趨湖南賓州象州屬柳州靜江府

今桂○元主圍合州知州王堅禦之○以賈似道為樞密

使充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知江陵府○以張日明

為浙西帥幹日明博學好古而精於兵術知人善任好賢樂善橫渠先生七世孫也○三月

元太弟忽必烈自黃州沙洲口濟江京湖江淮州縣多降

之遂侵臨江知軍事陳元桂死之沙洲口在黃州府黃岡縣西北

○元以揚惟中為江淮京湖路宣撫使○蒲擇之免以呂

文德為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夏五月元主遣兵侵

重慶府六月呂文德及元史天澤戰于嘉陵江敗績○秋

七月癸亥元主蒙哥殂于釣魚山合州圍解元主殂史天

澤護皇帝寶與群臣奉柩北還留不魯合及不兒札同領

### 重慶軍馬

四明陳氏曰元憲宗勤於政事好謀能任國庶兵強所

至降附太祖之業中興焉

史臣曰憲宗剛明雄毅沉斷而寡言不樂燕飲不好侈

靡雖后妃不許之過制初太宗朝群臣擅權政出多門

至是凡有詔旨帝必親起草更易數四然後行之御群



臣甚嚴嘗諭旨曰爾輩若得朕獎諭之言即志氣驕逸志氣驕逸而災禍有不隨至者乎爾輩其戒之然性喜略獵自謂遵祖宗之法不蹈襲他國所為然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日終不自厭也

元兀良哈及入辰沅遂圍潭州○九月元太弟忽必烈圍鄂州先是太弟之師次于陽邏狀宋之要害也築堡于岸陳船江中軍容甚盛董文炳言于太弟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為國勢必死守不奪之氣不可臣請當之乃帥死士數千人營田其前令其弟文用文忠載滕艘鼓權疾趨士叫呼畢奮一交文炳麾眾走岸搏戰宋師大敗太弟聞之舉

手曰天也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朝廷大震陽邏

陽邏鎮在黃州府城西

○嗣僕王善騰卒○以戴慶烜簽書樞密院事○詔諸路

出師以禦元大出內府銀幣犒師○冬十月丁大全有罪

免丁大全姦回狡險狠毒貪財引用凶惡陷害良善過塞言路濁亂朝綱聞鄭羽家富諷臺臣彈之籍其財以自

益為子娶婦見其美因自取之及元帥侵軼日甚大全匿不以聞遂罷相出判鎮江臺諫乞追奪遠竄之不許○

以吳潛為左丞相兼樞密使潛入對言今鄂渚被兵湖南

擾動推原禍根良由近年姦臣漁士設為虛議迷國誤君

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絕響諛佞

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

實為宗社之憂章鑑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躡  
躡要途蕭泰來等群小導杏國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陛  
下稍垂日月之明毋使小人翕聚以貽善類之禍沈炎實  
趙與籌之腹心爪牙而任臺臣耳為搏擊姦黨盤據血脉  
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者皆此等小人為之望令大全致  
仕炎等與祠高鑄羈管州軍帝不聽時邊報日急臨安團  
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紹興慶元城壁朝野震恐帝  
問計於群臣潛對曰陛下當遷幸臣當死守於此帝泣下  
曰卿欲為張邦昌乎潛不敢對既而內侍董宋臣請帝遷  
都以避敵鋒軍器大監何子舉言于潛曰若上行幸則京  
師百萬主靈何所依賴必不可潛乃悟會皇后亦請留蹕  
以安人心帝遂止寧海節度判官文天祥上書乞斬宋臣  
不報○以賈似道為右丞相兼樞密使京湖四川宣撫大  
使判江陵府進師漢陽以援鄂州趙葵為江東西宣撫使  
使且行事判建康府任責捍禦沿江制置使馬光祖移司  
江州副使史巖之移司壽昌應援鄂州向士璧為湖南安  
撫使知潭州○高麗王暎卒元太弟忽必烈封暎子僎為  
高麗王就國先是暎訃聞于元江淮宣撫使趙良弼言于  
太弟曰高麗雖名小國依阻山海國家用兵二十餘年尚  
未臣附前歲世子僎來朝適鑿輿西征留滯者二年矣供

帳踈薄無以懷輯其心一旦得歸將不復來宜厚其館穀待以藩王之禮今聞其父已死誠能立僂爲王遣送還國世子必感恩戴德願脩臣職是不勞一卒得一國也太弟然之即日改館世子顧遇有加賜以封冊遣使送之由是壹意脩貢矣

館舍也館穀者因其軍之館食其軍之穀也

○十一月以朱熠知樞密院事○賈似道使宋京如元師乞和元太弟忽必烈遂帥師北還鄂州圍解先是元圍鄂州都統權州事張勝以城危旦夕登城諭之曰城以爲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之元人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遠印應飛兵至賈似道亦駐漢陽之

援元人乃復進攻張勝堅守不下遂死之十月鄂城東南陬破高達帥諸將力戰似道自漢陽至鄂督師高達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魏巾者何能爲哉將戰必須似道親勞士始出否則使兵士譁於其門呂文德諂事似道即使人訶止之曰宣撫在此何敢爾耶曹世雄向士壁皆從在軍事未嘗關白似道似道由是銜三人而親文德十一月元人攻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元師營請稱臣納幣太弟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蹕急流走鄂以憲宗訃聞于似道似道再遣宋京往太弟亦聞阿里不哥欲襲尊號

遣脫忽思簽軍河朔因召群臣議事江淮荆湖宣撫副使  
郝經曰今國內空虛塔察國王與李行省肱臂相依西域  
諸胡窺覘關隴隔絕旭烈大王病民諸姦各持兩端觀望  
所立莫不覬覦神器一有狡焉或起戎心先人舉事腹背  
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脫里察為斷事  
官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  
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世宗海陵事乎若彼果稱  
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願大王以  
社稷為念班師議和置輜重率輕騎而歸直造天都則彼  
之姦謀冰釋瓦解遣一軍逆伏行靈臯收皇帝璽遣使召

旭烈阿里不哥諸王會喪和林差官于汴京京兆成都西  
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命王長子真金鎮守燕都示  
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太弟然之乃許似道和  
且約歲幣之數遂拔砦而去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南  
兀良哈反之兵庶希憲復進言于太弟曰殿下太祖皇帝  
嫡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尅期撫定暨今南伐帥先取鄂  
天道可知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而殿下位親望重功  
德兼隆天意人心灼然可見太弟乃命希憲前行審察事  
變希憲聞劉太平及霍魯魯懷復至關右而憲宗嘗留大將  
渾都海以騎兵四萬屯守六盤征南諸軍尚散處秦蜀太

平自先朝用事與諸將要結素習險詐又畏太弟英果因  
關中形便扇搖民心驚動汾晉河南誠非細故及太弟以  
渡河備以為言太弟乃遣趙良弼西行假以他故偵伺事  
情而遣希憲往塔察兒國王所結歡塔察兒王見希憲知  
太弟功德甚盛遂請身任推戴之事焉○十二月向士璧  
敗元兀良哈反于南獄市潭州圍解○詔以明年紀元  
庚申景定元年元世祖中統元年春二月以高達知江陵府○元  
兀良哈反會張傑于鄂州帥師北還賈似道使夏貴等敗  
其後軍于新生磯時張傑閻旺作浮橋于新生磯湖南兵  
至傑等濟師北還賈似道用曹世雄劉整計命夏貴以舟

師攻斷浮橋殺殿戍卒百七十遂匿其議和稱臣納幣之  
事上表言鄂圍始解江西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  
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下詔褒美賞賚甚厚新生磯在黃州

府治北園  
風鎮下

○召賈似道還三月遇元俘卒于蘋草坪敗之遂入黃州  
先是諸路重兵咸聚于鄂元兵幹腹由永全至潭江西大  
震吳潜用御史饒應子言移似道鎮黃州黃雖下流實當  
兵衝似道以潜欲殺已怨之及詔下召還似道乃進孫虎  
臣以精騎七百護送之至蘋草坪候騎言前有北兵似道  
大懼謂左右曰柰何虎臣乃匿似道而出戰似道嘆曰死



憲史天澤姚樞劉肅宋子貞楊果李德輝張德輝趙良弼

徐世隆為之○吳潛罷以侍御史沈炎之言也是時帝欲立忠王基

為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帝怒之復語群臣曰若從潛遷幸之議豈不大誤於是沈炎疏

潛過失以忠王之立人心聽屬潛獨不然章汝鈞乞為濟王立後潛樂聞其論授汝鈞正字姦謀巨測請速召賈似

道正位昂軸帝從之遂罷潛奉祠潛忠亮剛直雖論事近訐然皆出於正○以賈似道為少師

右丞相兼樞密使封衛國公帝手詔曰賈似道為吾股肱

之臣任此旬宣之寄隱然殄敵奮不顧身戎乘一臨士氣

百倍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同於再造時帝年高內侍

董宋臣盧允昇為之聚斂以媚悅上意引薦奔競之士交

通賄賂寘諸通顯又引外戚子弟為監司郡守作芙蓉閣

香閣亭宮中進倡優傀儡以奉帝為游燕竊弄權柄臺臣

有言諫者帝宣諭使去謂之節貼似道既相百官守法入

頗稱其能然既顯政權傾中外蠱惑帝心進用群小變更

法制矣旬備也宣布也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料徧治其事也夏桀棄禮義好倡優侏儒而為奇偉之戲

則倡優之戲已見于夏后氏之末世矣○傀儡子起于漢高帝平城之圍其城一面即冒頓妻閼氏兵強陳平知閼氏妬忌乃造木偶人舞埤間閼氏謂是生人虜下城

冒頓必納之遂退軍史但云秘計蓋鄙其策之下也○以劉整知瀘州復貴知淮安府○出內侍董宋臣于安

古州安吉州今湖州府也

○以饒虎臣參知政事戴慶炯同知樞密院事皮龍榮簽

書樞密院事○元阿里不哥自立于和林阿藍答兒渾都

海等應之五月廉希憲討阿藍荅兒等皆平之先是阿里  
不哥自聞憲宗殂即欲據有大號分遣心腹易置將佐散  
金帛以資士卒聚兵燕雲以自重而劉太平霍魯懷行尚  
書省拘收關中諸處錢穀與六盤渾都海和林阿藍荅兒  
等相表裏及聞元主即位阿里不哥遂自立發兵拒命秦  
蜀大掠京兆宣撫使廉希憲與副使商挺馳至京兆劉太  
平霍魯懷聞希憲將至以五月一日乘急傳入京兆密謀  
為變秦人前被阿藍荅兒太平等威震聞其來皆破膽越  
一日希憲亦至大集官吏宣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  
安撫不數日官府粗定未幾城門候引一急使至云我來

自六盤斷事官闕闕出遣我今渾都海已反京兆使者已  
被殺且分遣人乘急傳入成都與密里霍者青居乞台不  
花約同舉二人已各起軍馬應之矣又多遣蒙古軍與魯  
官兀奴忽等金帛使盡起新軍且約太平魯懷同舉希憲  
集僚佐謂曰聖上首命我輩正為今日事疑變生脫至罪  
釁我當身任不以相及遂分遣萬戶劉黑馬京兆治中高  
鵬霄華州尹史廣掩捕太平霍魯懷等具得其與六盤要  
結狀乃遣黑馬誅密里霍者於成都汪惟正誅乞台不花  
于青居又命總帥汪惟良帥所部兵及秦鞏平涼等處諸  
軍進討渾都海已而赦至臨潼希憲聞之曰勅寇在邇太



平等豈赦所原乃命人逆止赦於近郊誅太平霍魯懷於  
獄而後出迎赦民心帖然渾都海知京兆有備且欲據有  
六盤倉庫遂西渡河徑趨耳州阿藍答兒自和林帥兵與  
渾都海合且遣人約結隴蜀諸將又使恤敦為書招其弟  
紐鄰於是成都帥百家奴興元師忙古反青居帥汪惟正  
欽察等俱遣使至京兆言人心危疑倉糧不繼希憲遣使  
入蜀中勅將吏曰公等皆勲業世胄正宜協心畢力無替  
先烈一旦以觀望召釁悔將何及兩川帥校由是咸思效  
忠矣元主聞之拜希憲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既而渾都  
海阿藍答兒合兵而東官軍大敗河右大震會親王合丹

及汪惟良八椿等合軍追阿藍答兒關隴遂平傳首梟于  
京兆市諸軍悉分屯便近元主嘆曰希憲真男子也時年

三十矣○元以王文統平章政事文統本山東行省李壇  
幕屬也劉秉忠李易薦其才智遂得親幸委以腹心言聽

計從文統亦竭其情以為政○元建元中統制曰祖宗以神武定

四方淳德御群下朝廷草創未遑潤色朕獲續舊服載擴丕圖稽列聖之洪規講前代之定制建元表歲示入君萬世之傳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法春秋之正始體大易之乾元炳煌皇猷推輿治道可自庚申五月十九日建號中統元年惟即位體元之始必立經陳紀為先故內立都省以總宏綱外設總司以平庶政仍以興利除害之事補偏救弊之方隨詔以頒申畫于後○饒虎臣罷戴慶烜卒○以沈炎簽書樞密院事○元以王鶚為翰林學士承旨鶚博學正直以

儒道自任獎與後進推轂人材布列臺閣由是紀綱法度  
文物典章煥然一新舉李治李昶王磐徒單公履高鳴徐  
世隆同為學士楊恕孟攀麟為待制王憚雷膺為脩撰周  
砥胡祗適孟祺閻復劉元為應奉楊奐元好問脩金史奐  
好問未召而卒鶚又言學校久廢無以作成人材宜選博  
學洽聞之士提舉各路學校嚴加訓誨以備他日選用從  
之○六月立忠王禛為皇太子赦○元以河南宣撫使史  
天澤兼江淮諸翼軍馬經夏使元主問以安民治國之術  
天澤具疏請立省部以正綱紀設宣撫以督諸路沛恩澤  
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俸秩以養廉禁賄賂以防

姦庶能上下相應內外休息元主嘉納之○秋七月元使  
郝經來尋盟賈似道幽之于真州先是似道既還朝使其  
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朝廷不知其求和也元  
主既即位廉希憲請遣使諭宋以息兵講好勅諸軍北歸  
俾恩威並著元主善之欲遣使而未得其人王文統素忌  
郝經才德乃請遣經遂以經為翰林侍讀學士克國信使  
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或謂經曰宋人詭詐難信  
盍以疾辭經曰自南北遘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掠壯者  
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聖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  
好雖以微軀蹈不測之淵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

鋒鏑之下吾學為有用矣遂行王文統陰諷李璫侵宋以沮撓之欲假手以害經經過淮賈似道懼姦謀呈露遂以李璫為辭命知揚州李庭芝寓書于經以款兵拘留于真州之忠勇軍營經答書言弭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聖衷日諭兵將戢戍守圍以契和議眾所聞知今啓豐自璫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預使人事也復上書于帝及移文執政辨論古今南北和議戰攻利害甚悉皆不報而令提鏑館所整垣柵棘驛吏防守嚴逾獄犴介佐或不能堪經語之曰將命至此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

不幸須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眾感其

言皆自振勵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

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鄰國之道來當

令入見蟻莫結反汚血也柝音薦圍也籬也左定公柝之以棘○以賈似道兼太子

太師帝家教甚嚴鷄初鳴入內問安再鳴還宮三鳴在會

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資善堂聽講經史將晡復至帝所起

居帝問今日講何書太子備言所以是則賜坐及茶否則

為之反覆剖析明日使之復講

許浩曰理宗在位何遇國步之多艱也始為史彌遠所

立而不能總其乾綱終為賈似道所制而不能操其國

柄嗟乎以當時國勢而言金虜將亡大元天啓宋之宗社正如葉上之露亡在朝夕雖以奇才碩德之上輔之

猶懼不免况姦險帥臣之輩趣之乎宜其三面被兵淮甸騷攘而海內分裂也史臣書曰賈似道入朝以右相

兼太子太師屢書不絕者豈非深嘆宋之天下始終為姦臣所喪而棄戮於萬世歟故觀乎此則知史臣之筆嚴矣

○元初造通行交鈔王文統創造通行交鈔以絲為本以革諸路行用鈔法之弊其法以銀五

十兩易絲○八月元始頒祿于官吏○元以僧八思馬為

國師八思馬即班彌桓拔思發也士波國人敏悟過人年十五自其國來見世祖丁潛即即被尊寵至是以為

國師授以正印主統人下釋門年二十二○冬十月元初造中統通行元寶

統又請印造諸路通行中統元寶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又以文綾織為中統銀貨每一兩同白銀

一兩未及○安置前宰相吳潛于潮州時賈似道既專政

臺諫何憂然附鳳桂錫孫劉應龍承順風旨凡似道所惡

者無賢否皆斥既以憂然之論削丁大全吳潛秩職謫居

遠州矣今復下詔曰丁大全吳潛欺罔無君流毒檢禍害

民憂國動搖國本建議遷幸蘊志深險竄謫江西可謂寬

宥而二俊之黨懷設伏慝布在京城各私所主及咎朕躬

其令臺諫察舉以聞當寘于罪以為同惡相濟之戒凡在

黨人永不錄用遂竄潛于潮州○十二月元使孟甲如安

南諭降○高麗請降于元高麗王曠歸感見立之恩遂請附貢

辛酉二年

元世祖中統二年

春正月詔皇太子謁孔子于太學帝

手詔曰虎闡庶胄太子事也

此禮廢久矣如釋奠舍菜之事我朝未嘗廢也然教師敬

道又不可拘舊制可令太子謁拜焉○虎闡謂國子監也禮記太子入學庶胄註庶以年相序也胄裔也

○詔追封張拭為華陽伯呂祖謙為開封伯從祀孔子廟

庭太子既謁孔子還即上奏曰臣恭奉聖旨擇用正月十

五日令臣謁拜先聖文宣王于太學臣仰體聖心祇承嚴

訓區區愚衷因而感發焉蓋先聖之道至我朝盛時運際

文明真儒迭起而後有以續夫孟氏之傳然其時諸說並

駕未知統一迨乾淳間文公臣朱熹與宣公臣張拭成公

臣呂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如義利之辨如近思錄之

書擇精語詳開牖後學誠有功於聖門中間邪說又幾悔

蝕陛下聖德奮興罷黜詖邪表章正學然後人心一正聖

道大明天下學士德洽淵源而邇洙泗實萬世無疆之休

今熹已秩從祀而拭祖謙尚未奉明詔臣竊望焉故有是

詔○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朱熹罷○元以阿合馬領

中書左右部總司財賦○高麗王佛使其子植朝于元○

元主討阿里不哥戰于昔木土阿里不哥敗走元主乃還

○四月以皮龍榮參知政事王炎同知樞密院事何夢然

簽書樞密院事○以俞興為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徙

吳潛于循州潛尋卒

吳潛至循數月忽語人曰吾將逝矣夜必雷風大作已而果然四鼓開霽

撰遺表作詩端拱而逝循  
人哀之循州今惠州府

政事劉肅宋子貞參議中書省事

三人皆舊賓客也果有才幹肅子貞有德望

○元以姚樞為太子太師實默為太子太傅許衡為太子

太保皆辭不拜時王文統當國深忌樞等樞默亦力言文

統學術之非必至誤國文統益憾之乃授樞等為東宮三

師外佯尊之內實不款其備顧問也默款依東宮以避禍

衡力以為不可乃相與懷制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

乃改授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衡遂稱

疾還懷孟教授子弟默力學善醫遭時兵革隱居教授于

黃平之肥鄉元主在潛邸聞其賢召見之默首以三綱五

常為言且曰帝王之學貴正心誠意自是敬待加禮留侍

左右命教世子默薦姚樞明治道樞由是得任用元主既

即位召至開平問曰朕嘗命卿訪求魏徵等人有諸乎默

曰許衡即其人也史天澤可大用元主納之

肥鄉縣屬廣平府

○元命軍中所俘儒士聽贖為民○元令十路宣撫使量

免民間課稅仍命勸農桑抑游惰禮高年問民疾苦令文

學才識可以從政及茂才異等列名上聞以聽擢用其職

官汙濫及民不孝第者量重輕議罰○元遣崔明遠諭宋

淮東制置司訪問國信使郝經所在仍以拘留信使侵擾

疆場詰之○元禁使臣及軍士所過城邑官給廩餼毋擾

于民○元弛諸路山澤之禁禁私宰牛馬○元初置惠民藥局○六月知瀘州劉整叛降于元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死之初賈似道斷浮橋敗元師也整及高達曹世雄之功為多似道憾其輕已令呂文德摺撫其罪世雄竟死達亦廢棄整聞之懼會俞興帥蜀整素與興有隙心益不安及興至考覈整軍前錢糧整遂率所部降于元整驍將也熟知山川險要國事虛實元自是愈易宋而邊禍日深矣整之將叛命彪孫草表彪孫不屈合門仰藥死○元命有司歲時致祭月朔釋奠于宣聖廟及管內書院禁諸官員使臣軍馬毋得侵擾藁瀆○元以史天澤為中書右丞相

天澤既相細大之務知無不為然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不強人之不能不禁民之必犯體時順勢通變制宜由是國內大治○元以張文謙行宣撫司于大名文謙為中書左丞與王文統建立紀綱講明利病以安國便民為務文統素忌克謀議之際屢相可否積不能平文謙懇求出外從之文謙至官輕徭薄賦宣布德意境內大治○七月元主以其長子燕王真金守中書令領樞密使○元以王恂為太子贊善恂有學術劉秉忠薦之及為贊善敕兩府大臣凡有啓稟必令恂與聞恂與燕王起居出入之際飲食衣服之節貴戚近臣之交政事用人之要三綱五

常之旨脩身平治之道歷代興亡之故靡不盡言燕王嘗  
從容語恂以守心之道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  
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  
差者燕王曰善恂以正道經術輔相燕王以師道自任由  
是貴戚多摹文學矣○八月俞興罷以呂文德為四川宣  
撫使○以江萬里同簽書樞密院事○會計邊費安置前  
湖南安撫大使向士璧于濟州賈似道忌功欲污蟻聞臣  
怨士璧之輕已遂諷侍御中八孫附鳳等乞遣官會計邊費  
於是趙葵史巖之杜庶皆坐一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璧  
所償充多竟安置而死復恂其妻妾而徵之猶不能足信

州謝枋得以趙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禦及會計者至信  
枋得曰不可以累趙宣撫也自償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  
似道有云十金而募徒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卯而棄干城  
豈可聞於鄰國遂得免徵餘者○十月以何夢然同知樞  
密院事○沈炎罷○元脩燕京舊城○十一月以劉雄飛  
為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十二月以皮龍榮知樞密院  
事馬光祖同知樞密院事兼知臨安府○以何夢然參知  
政事○江萬里罷○詔賜賈似道第宅家廟

壬戌三年元世祖中春正月以善諮嗣濮王○呂文德復  
瀘州改為江安軍○元克阿里不哥于北鄰○元初作太



廟于燕京元之祀簡朴無文元主即位之七月始祀祖宗  
于中書省至是初作焉凡九室○二月皮龍榮罷○元立  
王植為高麗王○臨安饑○元山東行省李壇以京東來  
歸詔封壇為齊郡王復其父全官爵元殺王文統時王文  
統使其子堯通好于壇事覺伏誅○以孫附鳳簽書樞密  
院事○五月馬光祖罷○元哈必赤史天澤圍李壇于濟  
南六月遣青陽慶炎帥師救之不至而還元主命親王哈  
必赤丞相史天澤總諸道兵討壇以張弘範為行軍總管  
至濟南築長圍樹木柵遏其侵軼使內外不相聞壇軍勢  
甚張出兵突諸將獨易弘範而不攻初弘範將行其父柔

謂之曰壇劇賊也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  
致死王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弘範遵其  
教築長壘于城西內伏甲而外為壕開東門以待夜浚其  
壕加廣壇不知也明日壇果擁飛橋攻弘範橋短不能踰  
壕士卒遂陷于水其得并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壇始  
大懼欲走不得董文炳知壇勢促乃抵城下呼壇愛將田  
都帥謂之曰反者壇耳餘固無罪也田乃縋城降壇益不  
能為矣六月朝廷聞壇受圍遣慶炎援之慶炎至山東不  
敢進而還○安南國王陳日熒傳國于其子威晃詔號日  
熒為安南國大王封威晃為安南國王○以楊棟同簽書

樞密院事○八月李壇復降于元元誅之以董文炳為山東東路經畧使壇被圍四月內外不通屢戰屢敗城中食盡軍士潰亂壇乃出降哈必赤史天澤斬壇于軍門誅其子婿及黨與數十人餘悉縱之明日引軍東行未至孟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為元人所有史天澤還元主勞之天澤因曰壇所以得為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乞罷子弟之在官者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弟即日皆解綬還私第而張柔嚴忠濟子弟俱去職焉○九月元以阿木為征南都元帥治兵于汴○元以郭守敬提舉諸路河渠○十月以楊棟簽書樞密院事 彙同簽書院事○

十一月從竄丁大全于新州道死大全既安置貴州為州將游翁明誣奏其通蠻為變改新州土牢拘管日具存下賈似道遣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遷擠大全于水而死○以夏貴知廬州○行經界推排法於是尺寸之地皆入官籍東南大擾○元以郝經劉人傑使宋未還廩其家元嘗諭史天澤曰朕或乘怒欲有所誅殺卿等宜遲留一二日覆奏行之○十二月元立十路宣慰司○元立諸路轉運司○元是歲天下戶一百四十七萬六千一百四十六

癸亥四年

元世祖中統四年

春正月詔侍從臺諫給舍卿監即官

以上及制總監司各舉所知不拘員限○一月買公田十  
浙西罷翰林學士徐經孫著作郎陳耆特賈似道以國計  
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  
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  
殿中侍御史陳堯道正言曹孝慶上疏言三邊屯列非食  
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既未免於廩兵則和糴所宜廣  
圖既不免於和糴則楮幣未容縮造爲今日計欲使國便  
民而辨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爲計  
須以品格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  
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

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於軍  
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  
價可安當寧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  
田所以劉良貴提領臨安府通判陳訐爲檢閱副之良貴  
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帝曰求免和糴無如買  
逾限之田爲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績議施行似道  
憤然上疏乞去何夢然陳堯道力勸帝勉留帝遂詔似道  
視事帝曰當始於浙西諸路視之爲則似道乃上疏條陳  
其制帝悉從之三省奉行惟謹似道首以已田在浙西者  
萬畝爲公田倡榮王與芮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

野無敢言者獨徐經孫條其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經孫遂致仕去著作郎陳著復上疏曰似道居外間則志在欺君處端揆則務于濟民欺君則將來敵兵以危宗社濟民則必施重刑以病國本自古以來未有將相如此而能致隆平者臣見民不堪命禍未可測乞罷買公田并逐似道庶可救國而安民似道大怒出知嘉興府經孫所舉陳茂瀛為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亦謝事歸家不起時人稱為三烈○元侵嘉定府○元以廉希憲為中書平章政事初希憲行省京兆李壇反希憲聚兵完城以備之興元同知費寅譖于元主以希

憲將有他志疑之命中書右丞南合代之且覆所告事無實狀乃詔希憲還朝慰諭良久拜平章政事希憲在中書毅然以振舉綱維劾削冗類裁抑僥倖考覈名實中外肅然○元主如開平○元以王德素充國信使劉公諒副之致書來詰稽留郝經之故○三月元初建太廟○四月元以開平府為上都○五月元初建樞密院以皇子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六月公田竣事詔進劉良貴等秩有差初買田猶有扣強嫉富之意繼而敷派除二百畝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償于八界會子四千而浙西之田石租至有值千緡者亦就此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即告准二千會子將仕即告准千會許赴漕試校尉告准萬會承信即告准萬五千

會承節即旨准二萬會則理為進納安人告准四千會孺  
人告准二千會民失貨產而得虛告吏又恣為操切浙中  
大擾其官吏有奉行不至者良貴輒劾之由是有司爭相  
迎合務以買田多為功皆謬以七八斗為石民至有本無  
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由是浙西六郡買田三百五十  
餘萬私初買田之時務欲數多不計田之美惡及收入之  
際田畝或多或少或瘠細人或貧或頑凡有所負及不足之數  
悉取償於田主於是六郡之大莫不破家者矣竣七倫反  
音遂止也又音  
詮退也伏也

○元建帝堯廟於平陽仍賜田○元以姚樞為中書左丞  
樞言於元主曰陛下於基業為守成於治道為創始正宜  
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  
格心脩邊備以防虞畜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材勸農  
桑以厚生元主納之○詔布衣何基徐幾補迪功即先是

都省言婺州布衣何基建寧府布衣徐幾皆得先儒理學  
之傳年高德邵隱居丘園於是詔各補迪功即基持差婺  
州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幾建寧府教授兼建安書院山

長麗澤書院在金華府城東北

○秋八月元主至上都遣使徵諸路賦稅錢帛民間所  
賣布帛有踈薄狹短者禁之○九月以何夢然知樞密院  
事楊棟同知院事葉夢得簽書樞密院事○置權場于樊  
城先是劉整言于元人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  
誘也請遣使以玉帶與之求置權場於襄陽城外元人從  
之至鄂請於文德文德許之元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

權場每為盜所掠願築土墻以護貨物文德不許或謂文

德曰權場成我之利也且可陰以通好文德乃為請於朝

開權場於樊城外築土墻于塵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

元又築堡于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

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為元人所賣以

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爾鹿門山在襄陽府城東南

○元戶部上今年民數戶一百五十七萬九千一百一十

賦稅絲七十萬六千四百一斤鈔四萬九千四百八十七

錠按元立燕京平准庫以均平物賈通利鈔法救諸路包

入凡當差戶包銀鈔四兩每十戶輸絲

甲子五年元世祖至正春正月詔崇經術考德行元旦詔曰

朕粵稽盛帝明王制治保邦曷常不以人材為先務蓋雖

堯舜之法度文武之方策苟非得人是迪是懋則亦徒法

而已故必賴濟濟之賢藹藹之士布列中外道德一而風

俗同然後可望其舉行不悖相維於長久也我國家因唐

之舊進士科得人為盛三百年間所以保又王家垂休

億載者厥功茂哉弊久蠹滋適年尤甚非無佳上穎出由

此其選然窮經學古者或病於詞華植德礪行者難究其

蘊奧高才大器者往往局於纖悉繩墨之末是以官甚冗

而才愈乏家殊俗而風益漓至於冒因法以苛營假儒冠

者莫任其咎人情至此咸欲變通蓋嘗披閱先朝名臣奏

議其論取士之法非一惟程顥順兄弟深知治道酌古通

今綱條詳明用意純切令三省詳議參酌其可行者條具

以聞務於科舉令甲無人更張以安安士心而於進士舉

之典陶成四方之風庶幾豐邑之仁雷之萬世顧不美歟

○元立諸路平准庫○二月元命選儒士編脩國史譯寫

經書起館舍給俸以贍之○三月以馬光祖為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光祖嘗兩鎮建康民思之不忘帝聞乃復命之光祖至士女相慶光祖益思寬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為脩飭武備防拓要害威惠並行務存大體境內以安○元以宋子貞為尚書子貞陳時事以為官爵人主之柄選法宜盡歸吏部律令國之綱紀宜早刊定監司總統一略用非其才不厭人望乞選公廉有才德者為之今州縣官非法賦歛民窮無告宜遷轉以革其弊又請建國學教胄子教州郡課試諸生三年一貢舉元主降詔獎諭命巾書次第行之○四月以夏貴為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

詔郡邑行鄉飲酒禮○何夔然罷○五月以楊棟叅知政事葉夔同簽知書樞密院事姚希德同簽書樞密院事○元始罷世襲置州郡長吏遷轉法廉希憲言國家自開創以來凡納土及受命之臣咸令世守逮今六十年故其子若孫並奴視所部而郡邑長吏皆其皂隸僮使此在古所無宜徙更張俾考課黜陟乃議行遷轉法五品以上宣授六品以下敕授○元以商挺為中書參知政事挺東平嚴實僚屬也有經濟才明允公亮既事元主于潛邸數進奇計及副廉希憲遂平大難益見親重矣時元主欲知經學挺乃與姚樞竇默王鶚楊果纂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

以進○七月有星孛于東方詔求直言甲戌彗出柳其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丁丑詔避殿減膳應中外臣僚許直言朝政闕失且謂宰執曰彗出於柳彰朕不德夙夜疚心惟切危懼宰臣言陛下勤於求治有年于茲寧有缺失實臣等輔政無狀所致上貽聖憂乞賜罷免庶可以上彌天災帝曰正當相與補承闕失上回天意豈可去也及臺諫上廢上書者多言天變由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於是賈似道上書力辨且乞避位帝口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行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免朝廷造楮之費下可免浙西

和糴之擾公私兼濟所以舉意命公行之今糶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而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然由是公論不伸○楊棟免棟以彗星爲蚩尤旗非變異也言者論其欺天罔君坐免天文志妖星一曰彗星六曰蚩尤旗

○元阿里不哥等降元主釋不治其黨不魯花伏誅阿里不哥自木土之敗不復能軍至是與諸主玉龍答失阿速帶昔里吉台及其謀臣不魯花脫忽思等來歸元主以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之止誅其謀臣不魯花○八月元以燕京爲中都天興府劉秉忠請定于燕元主從之詔脩營



宮室城池故有是名○元大赦改元制曰應天者惟以至誠極民者莫如

實惠朕以菲餉獲承丕基內難未戡外兵弗戢夫豈一曰于今五年賴天地之界矜自祖宗之垂裕凡我同氣會于

上都雖非日之小康敢朕心之少肆比者星芒示敵雨澤愆常皆缺政之所由顧斯民其何罪宜布惟新之令溥于

在宥之仁可大赦天下改元○元阿木入廬滁州安慶軍○

彗星化為霞氣而散○元立諸路行中書省新立條格省

併州縣定官吏員數分品從官職給俸祿頒公田計月日

以考殿最均賦後招流移禁擅用官物進獻勿借易官錢

勿擅科差役凡軍馬不得停泊村荒訟詞不得隔越陳訴

恤鰥寡勸農桑驗雨澤平物價且盜賊囚徒起數月中省

部○元以劉秉忠同議樞密院事拜大保參領中書省事

○九月安置建寧府教授謝枋得于興國軍先是枋得考

試宣城及建康摘賈似道政事為問自言權姦擅國敵兵

必至趙氏必亡漕使陸景思上其藁於似道於是左司諫

舒有開劾枋得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錢今復怨望

騰謗大不敬詔竄之○黥配臨安府學生葉李蕭規于遠

州先是李規等應詔上書詆賈似道專權誤國棄賢崇姦

之罪似道怒令士人林德夫告李規用金飭齋扁乃黥配

李于漳州規于汀州

呂氏中曰宋太祖嘗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似道以寵妃之弟不學無術處非其職之休休有容之量忌疾之念

橫於胸中好諛惡直進佞退賢粉飾太平諱言邊事殺  
功臣以失士大夫之心行公田以歛江浙之怨主推排  
以騷動東南之民覈士籍以鉅制東南之士庇敗將則  
將校之心離各軍券則軍旅之心叛日積月累無一而  
非失人心之事卒至滅國覆身擢髮不足數其罪也

初作銀關先是自寧宗之世會子擁滯物價踴甚民不勝  
其苦朝廷無如之何至是更造金銀見錢關子以一准十  
八界會之三出奉宸庫珍貨收弊會于官廢十七界會子  
不用其關子之制上一黑印如西字中二紅印相連如目  
字下兩傍各一小長黑印宛然一賈字也銀關行物益貴

○十月帝崩皇太子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赦尋謚大行  
皇帝曰烈文仁武安孝皇帝廟號理宗

謚議曰丕休哉四十一年之間日恒月升慎終如始美  
成在久四方咸仰於垂裳逍遙與游萬乘遽同於脫徙  
三靈變色九有推心天不可梯民之無祿遠日有期南  
郊是請宜配雅頌宜襲春秋謹按謚法秉德遵業曰烈  
經天緯地曰文施仁服義曰仁保太定功曰武聰明文  
思曰安協時肇享曰孝迹夫十有一世之大業是承四  
十餘年之治體丕變非秉德遵業乎宸文睿藻之昭回  
龜圖洛書之流布非經天緯地乎勸廉恤刑拔賢去佞

非施仁服義乎長筭遠畧動中事機內憂外患迄就底  
平非保大定功乎涉道深而情偽洞察在御久而典則  
昭明超然遠覽惟懷永圖非聰明文思乎父天母地敬  
事敬享內則盡志外則盡物非協時肇享乎越廟號之  
建久矣道德仁義皆帝王之徽稱也而未聞有以理為  
號者稽之謚法曰慈惠有德而已理之為義而止於斯  
也不既淺乎太極理之根源也二氣五行理之流布也  
天下萬事萬化皆於理乎出而君師則主張乎是先儒  
則講貫乎是也自我藝祖皇帝開國之初與韓王趙普  
發明道理最大之說由是本朝治體之純道學之粹遠

同三代慶曆嘉祐間豪傑並出濂洛之學上接洙泗熙  
寧之用程顥元祐之起程頤紹興之聘尹彥明紹興之  
召朱熹列聖相傳皆欲表顯而尊崇之矣柰之何王安  
石則邪說誣民也秦檜韓侂胄則姦臣擅國也以新經  
字說胥天下為黃茅白蒿則安石之為也及國事離率  
獸食人謂學為偽謂道為禁則檜侂胄之為也理學之  
廢興關於世道之消長可勝言哉先皇帝自初踐祚始  
御講筵即未嘗以名呼先儒若周元公頤則曰濂溪張  
邵伯載則曰橫渠二程則曰明道伊川而尤為專用朱  
文公熹之四書自時厥後或錫之美謚或贈之封爵淳

祐視學首詔祀五臣而斥荆舒熄邪說正人心為去聖  
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製緝熙一記製道統十三贊造  
詣精矣書無逸一篇書思無邪毋不敬六字儆戒備矣  
其土直既足以治天下其精微又以傳之聖子資善堂  
有記元良有規道心精一之旨悉在焉下南宮十有二  
詔而未嘗不以義理之學飭有司擢科目近萬人而未  
嘗不以義理之文造多士中庸大學之書周程張朱呂  
之說家傳而人誦之士生斯時爭自濯磨以通今學古  
為先務以窮理盡性為太原可以淑群心可以支世變  
雖有捨攘紛紜而國家基緒屹然不以動搖者以我之

本領端正而功用宏闊故也嗚呼往古來今內聖外王  
一正理而已發揮正理不在孔孟乎微關洛諸儒繼之  
則大道之與異端果孰勝而孰負哉主張正理不在我  
朝之列聖乎微先皇帝繼之則聖傳之與俗學果孰顯  
而孰晦也會群獻之精蘊訂百家之異指按二帝三王  
群聖人統宗會元之粹而掃秦漢以來千數百年習浮  
腫誤之失謂非有功於是理乎理也者天之所為而非  
人之所設也聖人本天命之性躬率性之道而闡脩道  
之教有功於是理者即有功於天也上帝臨汝毋貳爾  
心忠臣孝子於此時而稱天作謚也可以端拜而議矣

尊謚宜天錫之曰烈文仁武安孝皇帝廟號理宗臣等  
謹議

覆謚議曰巍巍乎泂泂乎將欽柴於陽趾用作龜於禰  
宮觚編毫絡若為模繪夫理功之基也功理之輿也其  
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是或一道也循天下  
之理之謂道繼去聖之絕學昭皇王之宏紀非建乎得  
天下之理之謂德四十年之深積一太極之渾全非備  
乎道見乎變之謂功海內之治皆上世所難及非太平  
道之粲然之謂與景定之元號為天下重開非復乎理  
無所不通也天運神化博施濟衆之方非聖乎理無乎

不在也宇定光發恢廣覽兼聽之公非明乎合烈文  
武安孝之號為尊明令顯隆盛之稱萬古在前億載在  
後無一息非天理之流行也勒之崇鴻寫之琬琰薦之  
上帝昭我理宗上配藝祖與天無極臣謹拜手稽首請  
上徽號曰理宗建道備德太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  
孝皇帝史臣贊曰理宗享國久長與仁宗同然仁宗之  
世賢相相繼理宗四十年之間若李宗勉崔與之吳潛  
之賢皆弗究于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竊弄威福  
與相始終治效之不及慶曆嘉祐宜也蔡州之役幸依  
大朝以定夾攻之策及函守緒遺骨俘宰臣大綱歸獻

廟社亦可以削會稽之耻復齊襄之讎矣顧乃貪地棄盟入洛之師事釁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郝經來使似道諱言其納幣請和蒙蔽抑塞拘留不報自速滅亡吁可惜哉由其中年嗜慾既多急於政事權移姦臣經筵性命之講徒資虛談固無益也雖然宋嘉定以來奸邪貿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黜王安石孔廟從祀升濂○九儒表章朱熹四書丕變士習視前朝姦黨之碑偽學之禁豈不大有經庭也成身當季運弗獲大效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清者考論匡直輔翼之功實自帝始焉廟號曰理其殆庶乎

新安胡氏曰表章理學使濂洛考亭之道大明于天下傳之後世廟號曰理固其宜也然國勢積弱之餘或者謂諸儒理學竟莫能以扶顛持危不一再傳而遂亡嗟夫周公沒聖賢之道不行孟軻死聖賢之道不明孔孟能使道之明猶不能必道之行也况周程之在熙寧元祐朱文公之在乾淳慶元以至真文忠之在端平未嘗畧得君而行政也小人常接迹而又於柄用諸儒或早謝而終以阨窮烏可以道之不行國之不競者責之哉史臣曰史稱帝自繼統首黜王安石從祀升濂洛九儒表章四書丕變士習後世以理學復帝王之治者自帝

始廟號曰理其殆庶乎嗚呼天地間惟理為無偽至誠  
不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博厚而高明蓋此理  
出於天而存於人心本之以為學乃天地元氣之所存  
帝王治道之所出豈人私意所能掩蔽而氓滅之哉濂  
洛之學得孔孟之正傳不乖為小人所混亂遂使不逞  
居高位據要地者多憤憤不事事之徒遂至百事廢弛  
九廟丘墟而與晉之清談梁之苦空同一其歸是豈理  
學之罪哉假之者之罪也濂洛之傳所謂明德新民之  
實學全體大用之極功博厚高明萬世無弊者也豈若  
是哉大抵論事者當卽其效觀之宋亡于理宗雖曰未  
運亦人事使然也愚特以推原其流弊之極以為世戒焉  
耳若其慕道之心崇儒之意亦豈可少之哉後世人主  
其尚以誠實為務毋循虛名以嫁禍於斯而貽貽世道  
之憂也

十一月詔馬廷鸞留慶熹燕侍讀李伯玉陳宗禮范東叟  
兼侍講何基徐幾兼崇政殿說書又詔先朝舊臣趙葵謝  
方叔程元鳳馬光祖李曾伯各上書以匡不逮召江萬里  
王爚洪天錫湯漢等赴闕○詔躬行三年之喪○戶部獻  
今年民數凡五百六十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九戶一千三  
百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二口○元以伯顏為中書左丞相

伯顏疑重寡言自西域宗王旭烈府奉使人見元主奇其  
言貌曰此非諸侯王臣也留拜左丞相諸曹白事有難決  
者伯顏一二語斷之省中讐服以為真宰輔○元以張文  
謙行省事于中興路差俗素鄙野事無紀統文謙至求蜀  
士得五六人自僕隸中舉而用之教以素牘旬月之間樞  
機品式粗若可觀羗人始遣子弟讀書凡有教令遵奉不  
少違士俗為之一變○元以王磐為翰林承旨○詔以明  
年改元為咸淳元年

新刊憲臺攷正宋元通鑑全編卷之十五終



